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1)
- 第2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2)
- 第3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3)
- 第4节：从崦嵫山开始(1)
- 第5节：从崦嵫山开始(2)
- 第6节：创世记(1)
- 第7节：创世记(2)
- 第8节：创世记(3)
- 第9节：创世记(4)
- 第10节：创世记(5)
- 第11节：东方圣母(1)
- 第12节：东方圣母(2)
- 第13节：东方圣母(3)
- 第14节：东方圣母(4)
- 第15节：东方圣母(5)
- 第16节：神农(1)
- 第17节：神农(2)
- 第18节：一个民族的背影
- 第19节：东方特洛伊之战(1)
- 第20节：东方特洛伊之战(2)
- 第21节：大禹(1)
- 第22节：大禹(2)
- 第23节：大禹(3)
- 第24节：遭遇《黑暗传》(1)
- 第25节：遭遇《黑暗传》(2)
- 第26节：遭遇《黑暗传》(3)
- 第27节：遭遇《黑暗传》(4)
- 第28节：遭遇《黑暗传》(5)
- 第29节：有灵魂的树(1)
- 第30节：有灵魂的树(2)

- 第31节：有灵魂的树(3)
- 第32节：有灵魂的树(4)
- 第33节：行走在水上的神(1)
- 第34节：行走在水上的神(2)
- 第35节：行走在水上的神(3)
- 第36节：黄土下的城邦(1)
- 第37节：黄土下的城邦(2)
- 第38节：黄土下的城邦(3)
- 第39节：黄土下的城邦(4)
- 第40节：蓝田遗骨(1)
- 第41节：蓝田遗骨(2)
- 第42节：蓝田遗骨(3)
- 第43节：迷失仰韶村(1)
- 第44节：迷失仰韶村(2)
- 第45节：穴居时代(1)
- 第46节：穴居时代(2)
- 第47节：穴居时代(3)
- 第48节：恐龙天堂
- 第49节：智者的激情(1)
- 第50节：智者的激情(2)
- 第51节：智者的激情(3)
- 第52节：智者的激情(4)
- 第53节：平民宗教

第1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1)

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

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在西秦岭北坡，但对秦岭山脉进行一次文化考察，是我不曾设想过的。

2004年5月兰州参加第二届甘肃诗会期间，和《人民文学》杂志社陈永春老师闲聊，他说你生活在秦岭，何不写一本关于秦岭的书？陈老师的一句话当时就提醒了我：作为横亘中国内陆的文化和地理分界岭，自秦汉三国到宋元明清，发生在秦岭沿线、直接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进程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更何况，幼年坐在家乡村口的麦场上所看到的苍苍茫茫、如巨浪奔涌的秦岭形象，已经成为我衡量世界上所有山岭的一种尺度--至今我都固执地认为，真正的山岭，就应该如秦岭一般，不仅具有汹涌高矗的形体，而且具备神秘莫测的灵魂。

这些年作家也如商人，抢山头，占地盘，极尽豪华精美的各种旅游书几乎写尽了全国名山大川。但从兰州回来在网上一搜，竟发现汗牛充栋的中国出版界，至今还没有一本全面反映秦岭人文历史的书。于是匆匆忙忙两个月的准备之后，便于2004年7月6日踏上了走访秦岭之路。

我出发那天，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访谈》西线摄制组也在麦积山石窟举行开机仪式。

司马迁无意中说出"秦岭，天下之大阻"这句话出现之前，秦岭被称为"南山"，更早的古代典籍，则把秦岭和祁连山通称为昆仑。根据台湾学者的观点，广义的秦岭是指西起陇南山地，东至河南伏牛山区，北及渭河南岸，南到剑门关和神农架山区，包括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在内，如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这条山岭。所以2004年7月至9月整整一个酷热难耐的盛夏，我一直奔走在汉江和渭河之间那片高峻挺立的高地上。

两个月时间，60个日日夜夜，我坐遍了各种可以代步的所有交通工具，走过了甘、陕、川、鄂、豫5省50多县的100多个乡镇。与中央电视台《秦岭访谈》摄制组庞大的摄制阵营，前呼后拥的迎送队伍相比，一个人在苍茫山岭之间的行走，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正是这种沉默、孤寂的进入，却使我有机会触摸到秦岭的灵魂和精神。那些日子，我举目所至，抬腿所及之处，都是高耸无际的山峦、幽深阒寂的峡谷、纵横蔓延的林莽。每当攀上一座静默在天地之间的高峻峰岭，徜徉在隐匿于高山密林之间的山间溪流之侧，或者置身于那些早已荒废的古城镇、古村落、古战场、古蜀道之际，我的内心和情感就会被一种穿越千年时空的苍茫浩渺笼罩。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不是行走在当代，而是在一条浩浩荡荡，融汇了数千年甚至数十万年民族精神情感的江流上逆流而进，透过茫茫林海、起伏山峦，我能够看到大地湾人、半坡人、蓝田猿人、郧西人和仰韶人在荆莽遍地、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打磨石器，狩猎捕鱼的朦胧身影；俯拾起一片沾满时间绿锈的残砖断瓦，我能够感受到伏羲、女娲、炎帝神农、轩辕黄帝--这些华夏氏族童年时代的神圣在日月昏暗、天地混沌的背景下召唤华夏故国第一缕文明曙光之际神秘、壮阔、震人心魄的场面。还有春秋战国、秦汉盛唐，这些风云际会、开启并凝铸一个民族大疆土、大气象、大魂魄的时代风雷，也会于我凝思沉默之际带着粗砺、神秘的速度，从林莽覆盖，至今荒老荒寂的秦岭上空奔涌呈现，向我提示一个民族高贵丰满灵魂孕育、成长的全部历程。

第2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2)

于是，每当夜深人静，行走暂时滞留于某个灯光黯淡的山间客栈，我的思绪会越过黑暗中神秘莫测的起伏山峦，在星光低垂的秦岭上空收住翅膀。我已经被秦岭的光芒照耀得通体发光的灵魂，会在暗夜深沉的中国内陆上空自由飞翔。就在我透彻的目光越过西衔青藏高原，东临波光汹涌的大海，北抵蒙古高原，南越南岭山脉的中国内陆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茫茫大地，群峰林立，气象万千，然而最为高大雄矗，让我震惊并激动的文化峰岭，竟就是今夜我安睡于她博大怀抱的秦岭山脉！

这种发现常常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被灿烂星光抬升了的群山，像历尽跌宕与起伏的古老时光的遗迹，将我的情感与记忆再次指引向历史纵深处：自西秦岭岷江与祁连山的断裂层开始，我看到了一个来自青藏高原东缘湟水谷地的古老民族向东、向南迁徙的漫漫长途上，在汉江和渭水之间这块高峻绵延的山岭留下的精神光芒：华夏民族历经漫长迁徙与融合之后，在北秦岭与渭河之间寻找到的第一片生存乐土、打制的第一件石器、点燃的第一颗火种、烧制的第一件陶器、播种的第一粒谷物、刻画的第一个记事符号、构筑的第一座房屋……，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第一个东方帝国，都诞生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还有老子、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他们成就的千秋伟业，哪一个不曾经获得过巍峨高耸秦岭的荫庇？甚至，我们这个民族存留至今的称谓--"汉"，也是在秦岭汉水之间孕育并最终被确认的。

西方人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但在秦岭行走的那些日子，我一天比一天坚定地认为，这条横卧中国内陆腹地的茫茫山岭，才是华夏文明的光源所在、中华文明的生发地和存留之所。尤其是在走过秦岭沿线5省50多个县100多个乡镇，目睹并见证了保留在那片神

秘荒蛮的丛林深处的精神秘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如果要归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秦岭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交融、形成和相互渗透的一个结，一个聚合点和交汇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部与东部，北方与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在相互征服，互相融合过程中，这座高峻的山岭就像一位襟怀宽广、仁慈睿智的圣贤，将秦风楚曲、巴蜀风情，都融汇到了那片至今丛林莽莽、高山阻绝的山岭之中。即便是现在，在我一路匆忙而无序的行走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秦岭山区人们平凡而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中，寻找到秦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关陇文化，这些构成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元素的真实状态。它存活在那些散乱地生活在高山之巅、密林深处、山间坪坝的山里人情感与血脉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我在一次又一次与他们的交往与交流中扼腕遐思，重新拾掇起一个民族正在被时光慢慢消耗的精神和情感秘密。于是我意外地发现，历经那么多晨昏岁月，这条挺立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苍茫山岭，对中国传统文明和汉文化的生成与培植，对以关中和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秩序的建立、确认的意义，远比一座巍峨高山阻挡了南下的寒风、北上的暖湿气流重要得多。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曙光正被现代文明的阴霾吞噬殆尽的今天，古老的自然崇拜、传统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的精神信仰、南北方和东西部文化交融的文化传统，不仅至今还存活于秦岭深处，而且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山里人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所以从秦岭归来的这些日子我愈来愈坚定地认为，秦岭山区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床和发生地，而且是当今泱泱中国大地真正从意

义和形式上，保留、保存、维护着原汁原味的汉文化传统的最后一块净土。 我甚至试图说出一种尚未梳理和论证的文化概念--秦岭文化。

第3节：我所了解的秦岭（代序一）(3)

我不是文化学者，以我的学识和能力要写尽茫茫秦岭穿越数千上万年时空的历史文化精神，实在是力不从心。然而秦岭归来的两年多时间，我发现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已经被这片苍茫山岭征服。在各种可能的场所，我都会竭尽所能地向我的听众和读者抒发我对茫茫秦岭的钟爱之情，以及我正在思考并试图表述的"秦岭文化"的真正意味。在无数恍惚的梦境，我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弥漫着茫茫历史烟云的古遗址、古战场、古城废墟上徘徊、驻留、漫游--我多么渴望能够破解这座沉默地挺立在苍茫中国大地上的高峻山岭历尽沧桑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秘密！为此，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先后六次进入秦岭腹地，寻找两年前我在秦岭山区所体验过的那种让人神醉情迷的感觉。意识朦胧中，我感觉到挺立在中国内陆腹地的秦岭，正在以它高矗伟岸的形体，在长江、黄河之间为我们提示一种期待我们实证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一样千姿百态，多姿多彩，色彩斑斓。其间，道教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兵戎文化、土匪文化、移民文化、宗族文化，相互映照，互相渗透，并在这片林莽覆盖的山脉之间重新组合，反复积淀，成为传承古老的秦岭文化的精气和血脉。万物有灵，倾心灵魂关注，重祀好巫，相信来世，以及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宗法性文化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秦岭山区，并成为秦岭文化的一大特征。在旬阳境内的红军乡，人们表示对红军战士崇敬之情的方式，是尊其为神，祈祷他灵魂能够在香火中得到永生；一块来历不明的石头、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树、一个神秘幽深的洞穴，都可以成为人们映照自己灵魂的圣物，经年四季披红挂彩，接受过往行人跪拜。在这条被长期的战乱、灾害和无休止地迁徙、流亡笼罩着的茫茫山岭上，人们对高不可攀的神祇和神秘莫测的灵魂，至今都充满了真诚的敬意。

穿行在秦岭的那些日子，让我感到最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在来自印度的佛教寺院遍布大江南北的中国大地，只有这条盘踞中国内陆腹地的山岭，却顽强而固执地保存着真正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的全部传统。绵延一千五百多公里的秦岭两侧，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总有供奉玉皇大帝的道观，或者大小不一的土地庙、山神庙、水神庙，而曾经紧贴着秦岭北麓沿丝绸之路渐次东进佛教的气息，却是那样的微弱。从当年秦国边防长官尹喜挽留老子写下道教最初的教义蓝本《道德经》开始，到老子在楼观台设坛讲经、张鲁在汉中拉起"五斗米教"的大旗，道教从孕育到诞生到形成游仙云集的终南仙境、盛极一时的皇家寺院武当山，其所经历的兴衰荣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秦岭。于是，道教文化也就成了秦岭文化的根本和根基。那些在无休止的迁移、灾荒、战乱、匪患中出没于冲丛林深处的人们，在无奈的求生路上，就这样以最为平朴、自然、真实的方式，将一种中国式宗教传统，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

一座山脉的高处在大地之颠，一个生命的高处，是灵魂和精神的高地。两年前，从古倘骆道秦岭大梁望见秘藏在群山深处的周至老县城沉重隐约的城墙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是那些充满传奇和征战，苦难和幸福，大喜大悲，大起大阖的经历，让秦岭拥有了可以标榜一个民族精神和情感高度的高迈灵魂。所以相对于我已经怀有的对秦岭的感情来说，这本书也只能算是我在秦岭之间徜徉、驻留、徘徊期间捡拾到的一块多少留下了一些岁月痕迹的石头，而对于这座凝结了太多的历史文化情感的山岭的认识和理解，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在两年前考察结束之际，我就期待着再一次走进这座如我睿智沉智的父亲一般深邃博大、令人仰慕的山岭。

我还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和我一起走进这片苍茫山岭。

2006年12月于天水城南

第4节：从崦嵫山开始(1)

第一章：神境或者梦境

从崦嵫山开始

我是从天水境内的崦嵫山开始秦岭之行的。

昆仑山自青藏高原奔腾东行，到了甘南高原与陇南山地交汇的岷江一带，山系断裂，又一条山岭突兀崛起，一直延伸到鄂西神农架，这就是横贯中国腹地的秦岭山脉。

《禹贡》上说，昆仑有三龙，秦岭为中龙；葱岭有三干，秦岭为中干；中国大陆山脉有"三条四列"，秦岭居中，为中条，又是地络阴阳的分界。于是一岭隔阻，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气候温润，婉约秀丽，而秦岭以北则天高地广，粗犷雄奇。中国内陆山川形胜，人情风土，自古以来就与秦岭有着割不断、理不开的纠葛。

崦嵫山又称嶓冢山、齐寿山，与绵延一千五百公里的秦岭山脉其它山峰相比，它既不高峻，也不险要，却是西秦岭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分界岭，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神出没的地方。

屈原《离骚》里有一句诗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这里的"崦嵫"，就是指这座位于天水西南的崦嵫山。

太阳神羲和歇息的地方，必然是男人应该去的地方。

更何况在我的意识里，秦岭本来就是一个体魄强健的男人。

有一次坐飞机从西安去广州，飞机飞临秦岭上空，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大地，最让我震撼的景观，就是华山一带奇峰高峻的秦岭。长江变成了一条曼舞的丝线，萦绕在江南大地。而峭峰高矗、峡谷纵横的秦岭山脉，却像一条横卧中国内陆的苍龙，在茫茫云海下面拱起高高的脊梁，逶迤东去。

就是那一刻，秦岭和我的情感和精神融合在了一起。

太阳在大地上漫游一天之后，要在西秦岭的崦嵫山停息下来；我的行走，却要从太阳落山的地方开始。

第5节：从崦嵫山开始(2)

起身那天是2004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探访》西线摄制组，也在距离崦嵫山不远的麦积山石窟举行开机仪式。

朋友组织的"野狼摩托车队"浩浩荡荡，一直把我送到崦嵫山脚下。

顺一条宽敞的公路走上去，毫不费力就到了崦嵫山顶。

临近正午的崦嵫山，被耀眼的阳光照耀着，一片寂静。四周是绵延起伏的山岭，朝着四面八方漫延过去。我的视野里除了山，还是山。空阔明净的天空映照下，我感到周身透明，浑身清澈。我知道我被现代文明的尘埃渐渐湮没，一天天变得麻木、迟钝的激情正在被唤醒；一种从未有过的大苍茫、大寂静向我袭来，将我淹没。我仿佛回到了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

那个时候，华夏大地迷雾笼罩。太阳每天从远在东海的蓬莱仙境升起来，又在与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一脉相承的秦岭西端落下去--在人们混沌的意识里，西秦岭已经是华夏大地最西的世界边沿了，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居住在昆仑上的天神往来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神的翅膀在秦岭上空来来往往，纵横交织。每当黄昏降临，东方阿波罗太阳神--羲和，便驾驶黄金车辇，乘呼风唤雨的蛟龙，降落在崦嵫山上，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依照《礼记·祭法》的说法，山是有灵魂的。山的灵魂，就是那些古代神话里可以腾云驾雾、自由纵横的天神。

从崦嵫山豁口走过去，就进入了秦岭南侧的长江流域。

送我从天水到徽县的朋友，指着身后植被稀稀拉拉的崦嵫山说："嶓冢山虽小，压着三江河垴。崦嵫山一座山上的水，却分别流入西汉水、嘉陵江和渭河三条江河。皇甫谧还认为，黄帝就生在又叫寿丘的崦嵫山上。"

高山大川因为人的意识才有了灵魂和思想。

一座普通的山岭，一旦被赋予了灵魂和思想，就会从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走出来，矗立在大地之上，让人仰望、凝视、感叹。看得久了，这山岭就成了审视我们灵魂和精神的镜子，人就期望与它沟通，和它交往。人也只有在这种人与物的相互照应中，才能追赶上自己的影子，重新获得一种正在被繁杂琐碎的世俗生活消耗殆尽的激情和勇气。

在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秦岭，天下大阻也"一句话之前，秦岭一直默默无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封禅祭天，造就了那么多名山，秦岭从来就没有被那种世俗的光芒沾染过。

没有被污染过的世界，必然是灵魂和精神的净土。

就在崦嵫山被更加高峻的山岭淹没的那一刻，我的意识里涌现出的，是矗立在秦岭上面的一座又一座充满雄性力量的高山峻岭。顺着这奔腾如巨浪的山岭一路望过去，我看见了蓝田、仰韶、大地湾、半坡村，看见了秦汉、盛唐、荆楚、巴蜀，我还看见了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老子……

一座山岭在我的意识里复活，一位饱经沧桑的父亲将我紧紧揽在怀里，一片激情的火焰在我的内心燃烧。

汽车奔驰在穿越南秦岭的316国道上，苍山峻岭在我四周奔跑飞驰。从崦嵫山进入秦岭的第一步，我就与太阳神和黄帝相遇。

那么，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在这座洋溢着雄性与力量的山岭上，我还会和谁相遇呢?

山岭越来越高迈。

神的眼睛从背后注视着我。

第6节：创世记(1)

创世记

西方人相信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这是因为《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记》开头的第一句话就不容置疑地说："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

那么，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耶稣创世那样的历史？

好像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几千年来，我们赖以诠释自己历史的《史记》，开篇第一句话就突兀地冒出了一个"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帝王--黄帝。于是，疑窦就产生了：华夏文明难道就没有经历过西方文明史上天地混沌、长夜漫漫的那个时代吗？在黄帝以前，华夏大地上到底有没有出现过如西方的耶和华那样，将古代先民由野蛮领向文明的创世先圣呢？如果有，这人又是谁呢？

在西秦岭行走时，我请教过好多人，大家一致的回答是，在黄帝之前，中国也经历了英雄创世的神话时代。

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就是创造八卦、教人们钓鱼打猎、创立一夫一妻制的婚嫁制度、创造文字、制造乐器、制定历法、划定二十四节气、钻木取火、发明针灸的伏羲氏。

在天水伏羲庙，一位跪在先天殿给伏羲塑像敬香的老人对我说："伏羲是神，也是人。他就像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耶和华，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

老人看了我一眼，倒退着从伏羲像前走开。

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大地上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飞禽走兽，也没有山川河流，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西方人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的祖先也选用了"混沌初启"这个词，来表述对远古时代人类童年的记忆。伏羲凭借他的智慧和神力，不仅创造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更重要的是他

创造的阴阳太极图，开启了华夏文明的第一扇窗户，成为后来老庄哲学和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所以，天水伏羲庙门前的牌坊上，古人用"文明肇启"四个字，来评价伏羲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在中国文明史上，除了位居三皇之首的伏羲氏，似乎再也没有哪一个个体的人，还能够担当得起这四个字的评价。

我生活的天水古时候叫成纪，据说就是伏羲出生地。唐代史学家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说：

第7节：创世记(2)

太皞疱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牺于成纪。

如果排除神话因素，我们大体上可以推算出伏羲出生的年代--应该是在距现在大约七八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晚期。

伏羲创世神话的源头，就是发源于西北高原的昆仑神话体系。

天水地处秦岭西部余脉，所以伏羲应该是秦岭孕育的一位最具创造意义的伟大神祇。他的母亲华胥氏，我们既可以看作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女神，又可以看作是母系社会时期的一位部落酋长。在只知妻母、不知其父的女权时代，女人以自己的生育能力繁衍人类，并且获得了维系社会形态的绝对支配权。古代典籍中所记述的华胥氏履大人足而受孕的雷泽，可能就是这位可以和任何一位男子自由交合的女性部落酋长，与另外一位男子野合之地。这个地方的确切位置，虽然已经无处可寻，但在秦岭深处的蓝田县有一个叫华胥镇的地方，当地人说，那里就是女娲娘娘出生的地方；还有人说，甘肃陇南西和县的仇池，就是华胥氏受孕的雷泽。

有关伏羲和女娲的历史遗迹，也许永远都将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印证的谜，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最初的活动区域，绝对就在秦岭山区。

不难想象，伏羲出现之前的女权时代，茹毛饮血的原始人，除了生存的本能，既不可能有更多的欲望，也不可能有更丰富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自在、无序、无意识的状态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记忆、缺乏激情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人类只有生存，却不懂得生活。

伏羲出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女娲共同繁衍人类。

《独异志》是这样描述伏羲出生后和其妹女娲成婚的情景的：

昔宇宙初开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其实是指现在甘肃境内的祁连山。

麦积山石窟，就坐落在西秦岭小陇山林莽深处。麦积山石窟第六十九窟和第一六九窟之间，就有北魏初年人首蛇神的伏羲女娲纹尾浮雕。在汉中汉台陈列的汉代画像砖中，我也看到过一幅描绘了伏羲女娲兄妹繁衍人类场景的作品。画像砖里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拥相抱，两尾相交，面带羞赧，含情脉脉。

《圣经》记载，西方人是亚当和夏娃繁衍的。中国创世神话里，还有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我以为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一代又一代繁衍如此众多的芸芸众生，似乎更近乎情理一些。

第8节：创世记(3)

由女人执掌部族领导权的女权时代，逐水草而居的人类，最大的威胁来自森林。猛兽、毒蛇、夜晚降临之际无边无际的黑暗，让人类每一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要得到更多的食物，获得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人类必须挺进森林。而与森林的交手，需要的是体力和膂力，于是以伏羲为代表的男性力量，被推到了人类生活的前沿。

"男人是森林的主人。"

这话是恩格斯说的。

也许，伏羲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捕获了一只猛兽。

那应该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

苍凉的落日把西秦岭一线的山林笼罩在一片迷人的霞光里。在河边汲水、捕鱼的女人们手提水罐，转过身来，望着即将被沉重的黑暗又一次吞没的森林，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忧郁。

她们在想，该如何度过这又一个被潜伏在森林里的猛兽威胁着的夜晚啊?

就在这时，丛林里出现了一个健壮的男人的身影。他身披树叶，健步如飞，肩扛一只刚刚猎获的熊。血红的夕阳映照着他刚强坚毅的脸庞，肩头那只平日里残暴凶猛的猛兽，随着他的脚步左右摇晃。

第一个看见伏羲和猛兽的女人，肯定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当人们确认这只夺走过无数生命的熊，确实已经无法奔跑狂叫的时候，赤身裸体的男女老少于是纷涌而至，围着伏羲狂舞欢叫，欣喜若狂。

黄昏悄悄降临，大地又一次被黑暗吞没。

然而，今天这个夜晚，却充满了欢乐和喜悦。伏羲将埋藏在洞穴里的火种取了出来，点燃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火堆上的猎物散发出的奇异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晚，人们再一次挽起手来，围着大火狂欢、舞蹈……

那一夜，狂欢的声音经久不散。人们在从来没有品尝过的异香里，度过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安静、甜美的夜晚。

有人在古老的梦境里喊出了一个男人的名字："伏羲！伏羲！"

七八千年以前那个夜晚的情景，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就在沉沉黑夜被大地上第一支火光照亮，威胁人类的猛兽第一次被征服的那一刻，女权时代的暮色已经开始缓缓落下，一个以伏羲为象征，以开拓、膂力、创造为标志的男权时代，正在到来。

男人统治的社会和女人统治的社会，究竟孰优孰劣，我不能断言。但伏羲的出现及其一系列伟大的创造，毕竟给人类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他创造的那种我国古代文化秘密符号--八卦，既通神明之德，又类万物之情，几乎包容了宇宙万物的各种形态，至今都对人类探索宇宙奥秘、认识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据说计算机研制，都曾经从伏羲八卦二进位数理关系中获得过启发。

第9节：创世记(4)

将宇宙万物瞬息万变的数理规律，浓缩到几个简单的几何符号里面。这样的想象才能和创造力的出现，如果不是神灵提示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承认，伏羲本来就是能够洞察天地、预知未来的神灵。

天才的创造，本来是需要神的帮助的。

那天，我来到天水伏羲庙的时候，先天殿内空无一人。神龛里的伏羲身披树叶，目光如炬，手托八卦，灵气逼人。大殿里光线幽暗，四周墙壁上是伏羲创八卦、结鱼罟、取火种、制婚嫁、造甲历、创乐器、造书契的壁画。画面上总是弥漫着茫茫迷雾。沉浸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感到屋顶上镶嵌的伏羲六十四卦卦象图、伏羲先天八卦和河图，如沉沉夜色里突然旋转了起来的星斗，闪着神秘犀利的光芒，在空濛、浩渺的大地之上穿梭飞行。转眼间，一种神奇的气流朝我周身袭来，将我吞没、融化。那种如入太虚之境的感觉，使我陷入恍恍惚惚、奇妙无比的幻境。

伏羲当年在卦台山画八卦时，应该也有过这种感觉。

伏羲和他带领的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在沿渭河南缘的西秦岭山地渐渐东进的路上，应该是在天水一带的渭河流域生活了好多年。这时的伏羲，已经是一位智慧老人的形象了。一天，伏羲无意中与天水境内渭河岸边突兀而起的的一块山间高地遭遇--这就是后来因伏羲在那里洞悉天机、创造八卦而得名的卦台山。

卦台山上也有一座伏羲庙。

南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势力一度扩大到淮河一线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处在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一带的秦岭山地，成为金和南宋的边界。金国第五代皇帝完颜璟倡导全国修建祠庙，纪念包括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轩辕黄帝在内的三皇。卦台山最早的伏羲庙，就是那个时候兴建的。

我曾经到卦台山寻觅过伏羲创立八卦的踪迹。

旷世经远，神人的足迹已经无从辨认。但许多风水大师到这座形似苍龙、突兀崛起的高山台地实地勘察后发现，卦台山背依秦岭，群山环侍，氤氲升腾，云环雾绕，无论从自然地貌，还是从气场运行上，都是一个可以让人凝神静气、突发奇想的非凡之地。

一个雨天，我来到卦台山时发现，苍茫大地烟云迷茫，四周群山笼罩在茫茫雨雾里。古老渭河闪着幽光，穿过群山雨雾奔涌而来。到了卦台山脚下，如一条鳞光四射的蛟龙一般的河水，突然呈"S"形，环绕卦台徘徊之后，再度转向，东流而去。从山顶望去，一个巨大的天然太极图，就镶嵌在天昏地暗的天地之间。

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

第10节：创世记(5)

这是成书于战国期间的《易·系辞下》对伏羲画卦时的记述。

就在伏羲统领以龙为图腾的部族慢慢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后，伏羲这位天神之子便开始寻找天、地、人、神之间的沟通方式。

伏羲妙悟天机、孕育八卦的时候，一定也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有好长一段时间，树叶为衣、兽皮为服的伏羲，整日盘桓在卦台山上，看古老渭河在云蒸霞蔚的晨昏闪着幽光，从山下流过。他隐隐感到，那一座座若离若合、如星辰般散落在四周的山峦，与如龙似蛇、飘缈穿行的河水之间，暗含天、地、人之间的某种因果和神秘的暗示。

然而，天神的秘示指在何方呢?

伏羲在苦苦等待。

那是一个乌云翻滚、雷电交加的黄昏，就在伏羲临风沥雨，坐在山顶上凝目远望的时候，渭河两岸笼罩在浓重的迷雾之中，大地又一次陷入一个神秘的梦境。

突然，一声雷霆落地，弯曲如弓、逶迤如蛇的渭河骤然被醒目的电光照亮。一只似龙似马的动物足踏云雾，四蹄生风，自渭河中央分心石上腾空而起。就在那一刹那间，河水里露出的龟背，昏暗里奔走的鸟兽，迷蒙中呈现的花草树木，仿佛都具备了灵魂，在天地之间奔走、变幻。一种云破日出的感觉一下子点燃了伏羲的精神和思想。天神的暗示在他耳旁叨叨絮絮，神的意旨统治了他的肉体和灵魂。混沌昏暗的华夏大地风雷激荡，阴霾滚滚，伏羲沉浸在一种创作与创造的极度亢奋之中。

他感到天地万物的灵魂，都溶入了他激荡呼啸的血肉之中。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沉沉黑夜没有遮挡伏羲洞悉天地秘语的灼灼目光。黑暗中，伏羲一笔一划地刻写、刻画……

漫长的黑夜终于退去，如血的黎明再度降临。

就在伏羲将那轮刚刚创作完成的八卦太极图高高举起的一瞬间，被莽莽迷雾笼罩了千百万年的华夏大地，骤然间天空清明，大地芬芳，河流泛金，繁花似锦。林间的虎豹飞鸟从阴冷潮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在山间平地上狂奔乱舞；居住在洞穴里的人们陶醉在突然降临的陌生而温暖的春天里……

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上，人类在伏羲八卦指引下，终于迈开了第一步。

易生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杂乱无章，浩渺无边的宇宙，被伏羲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收拢在了一起。

在伏羲八卦诞生相隔好多年之后，西方人才在《圣经》里记述下了上帝耶和华说过的一句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第11节：东方圣母(1)

东方圣母

一

从西乡看完汉水流域唯一一处新石器时期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遗存--李家村遗址，一路乘火车在秦岭巴山之间赶到安康，正是烈日似火的正午。

前一天晚上下过暴雨，烈日下的安康城笼罩在热浪滚滚的蒸汽下面，远远望去像一座海市蜃楼，虚幻得让人大汗淋漓。

在汉中盆地舒缓柔情的汉江，到了安康一带，被纵横交织的秦岭巴山折腾得暴戾起来。依托秦岭巴山大峡谷建起来的安康水电站水库，从汉滨区一直向南面的紫阳县延伸过去，像一面浸泡在水雾蒸腾里的镜子，倒映在水面上的安康城和山光水色恍恍惚惚，模糊不清。端午节才过去不久，汉江边上龙舟赛的广告牌还未来得及拆除，西康铁路通车后如一夜暴富的新贵一般突然在群山峻岭之间崛起的安康城，到处冒着灼人的热气。

从地理意义上来看，安康更多县份地处巴山之中。秦岭与巴山虽然只有一条汉江相隔，然而一水两岸，山势精神迥然相异。汉江之北的秦岭雄矗刚健，而汉江南岸的巴山，则显得有些柔媚。

与陕西境内秦岭南坡的另外两座城市汉中和商州相比，安康给我的感觉是一座没有过去、只有未来的城市。除了汽车站附近一条小巷里被小商贩们挤得只露出黑洞洞的城门的半截古城墙外，这座过去叫做金州的安康城，到处都是刚刚建起和正在建设的高楼。

就在怀抱失望、准备离开之际，从《安康日报》上看到，平利县竟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生殖之神"--东方圣母女娲有些瓜葛！

最初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西方人在《圣经》里演绎出了上帝先创造出了男人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女人夏娃繁衍人类的故

事。中国神话体系则把我们祖先的出现，也归结到了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后来又由女娲抟土造人，才创造出了满天下的芸芸众生。

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没有形成统一的女神崇拜的国度。秦岭又是传统中国父权文化的中心--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以道教为特征的文化本体意义上来看，崇尚男性，始终都是秦岭最本质的文化传统。然而在一路的行走中，不曾想到在秦岭纵横交织的山岭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女娲这位华夏女性生殖神的痕迹。

西秦岭北坡天水境内的秦安县陇城乡，过去就有座女娲庙，当地老百姓还把一座黄土沟里的土窑洞，绘声绘色地描述成女娲居住过的"女娲洞"。后来到了神农架山区的竹山，那里不仅有女娲炼石补天处，人们甚至把当地出产的一种石头，指证为女娲补天时残留下的遗物。

神话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为我们提示和昭示一种精神情感。

在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混沌初启的大地，被森林、洪水和猛兽统治着，浩渺阴沉的天空也许还没有如此灿烂温暖的太阳。被天神指派成为夫妻的伏羲女娲兄妹，最初萌发创造人类的目的，也许仅仅只是为了有更多的同类陪伴他们打发这种难熬的寂寞。然而，当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女娲娘娘那双充满神力的手创造出来之后，那些沉寂的山林、荒芜的坡地、低吟的河流上面，便弥漫起新生和希望的气息。

第12节：东方圣母(2)

从地图上看，平利已在汉江之南，而且在县境西北，那里有一个叫女娲山乡的行政机构。然而以我对秦岭地理区域的理解，我以为秦岭与巴山的地理分界，是应当以汉江为标志的。所以在陕南一线，我一直固执地行走在汉江北岸的山区。尽管《安康日报》的陈敏告诉我，平利县的中皇山是《华阳国志》中有据可查的女娲"抟土造人处"，而且在平利，到现在还保存有农历正月初七给女娲过生日、十月初四为伏羲过生日，以及腊八纪念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民间祭祀活动，我还是放弃了到女娲山去感受那种缥缈虚无的神话仙境的行程。

因为在我看来，在秦岭这座充满战争、匪患，并且被道教文化的男性光芒所笼罩的山岭中，东方圣母女娲所代表的女性文化与女权社会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二

我是从商洛市山阳县的漫川关进入湖北十堰的。

十堰是一座仅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移民城，但包括房县、竹山、竹溪在内的上庸古国，却在商周时期就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风范，率领秦岭以南南蛮各部族诸侯帮助周王讨伐过殷纣。从公元前十七世纪立国，到公元前611年被楚、秦、巴三国联合吞噬，上庸古国的所有历史已经随着滚滚烟尘，消失在林莽群山之中，成了千古难解的历史之谜。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专业的十堰日报社副刊部主任李玉伟先生说，在竹山县保青镇方城山--也就是上庸古国都城遗址上，有个地方是女娲炼石补天处，山上还有一处洞穴，当地人叫做女娲洞；竹山田家坝一带，还产一种绿如翡翠的绿松石，据说女娲当年就是用这种石头补住了淫雨如注的天空的。

"当地人相信，这种石头是女娲补天时掉下来的五彩石。"李玉伟说，"这种石头在尼泊尔被视为吉祥物，价值胜过黄金。"

从西秦岭南坡一直往东走，尤其是到了商洛和鄂西一带，山岭便愈高峻，人烟也愈稀少，人们对灵魂神鬼一类形而上的东西，也就愈益深信不疑了。在发现于神农架地区的被称为汉民族首部神话史诗的《黑暗传》上，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已经被演绎成了精神史诗：

女娲取了黄泥土，要接黄土做泥人，做泥人来要血水，没有血水无灵根。女娲造人费辛勤，内脏七窍都成形，教他们说话知人性。眼看都要成活人，此时洪水又泛滥，淹天淹地又淹人，要将泥人淹干净。

这时女娲慌了神。

人类在童年时代遭遇过的那次洪灾，好像是人类共同经历的灭顶之灾，东西方创世神话里都有记载。

受了天神的指派，创造人类的东方圣母女娲在即将完成她的造人工程的时候，洪灾来了，天地一片汪洋。眼看那些即将成为大地主人的泥人要被漫天洪水夺去正在萌芽的生命，女娲砍下秦岭上的树木做成船，把那些刚刚在她的手中诞生的生命，收拢在那只东方的诺亚方舟之上。

第13节：东方圣母(3)

那应该是一个暴雨连天、山呼海啸的黑夜。

飓风、暴雨在天地之间奔突，大地之上这位唯一的母亲，就在这只渺小如一片树叶般的扁舟上顶风冒雨，盲目无助地四处漂流。她的身旁，堆满了刚刚才有了一点点生命气息的小泥人；她的头顶，是滚滚的闪电雷鸣。

这场洪水也许持续了几天，也许滔滔洪水在横流了几个月后才渐渐平息。

当暴雨宣告停息，洪水慢慢退下之后，那只小船已经支离破碎，满船的泥人已经所剩无几。那些被卷进滔滔洪水里的，眨眼间变成了鱼虾，在慢慢清澈的流水里自由游弋；沉没之前被挽留在树枝上的，已经变成了五彩缤纷的飞鸟，在天空上飞翔；还躺在女娲怀里的小泥人，也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一天天长大，并且在临近河流的山坡上安下了家。

曾经一片死寂的世界，在雨过天晴之后第一次传来悦耳的鸟鸣，温暖的林地间也升起了人世间第一缕袅袅炊烟……

创造之伟大，莫过于创造生命。

这时的女娲，自然是享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幸福。

那些在女娲双手下诞生、成长起来的人类，在黄河长江之间的山地上不断繁衍、壮大。女娲神御风驾云，穿行在他们中间，看自己的儿女在山林里采集野果，在河流上捕鱼，在山林里狩猎，在洞穴里躲避风雨。女娲的身影出现在哪里，那里就会响起一片伊伊呀呀的感恩之声。于是，女娲这位伟大的生殖之神和东方圣母，还有那些从小泥人成长为繁衍了一茬又一茬生命的女性，便被推到了受人尊敬的位置。人类社会也就从此开始形成了一个由女性维系、统治的团体。

这大概就是母系社会形成的原因吧?

三

从天水出发后一直烈日当空的秦岭山区，在我由十堰去竹山的那天黎明，下起了大雨。

浸泡在茫茫雨雾里的鄂西山区，更像瘴气弥漫的远古时代。一座座峰岭都隐没在雨雾里，迷迷茫茫的天地之间，滂沱大雨淹没了天、地、山、林。

车箱里，人们昏昏欲睡。

在这个被大雨、迷雾和林莽埋没的世界，我不知道在自古以来就被神秘的野人、扑朔迷离的远古神话笼罩着的神农架林区，是否还能看到神的踪迹，听到神的秘语？但恍惚中，我好像看见在天昏地暗、大雨如注的华夏民族的童年时代，长发披肩、树叶遮体的女娲，已经在我即将到达的竹山县那座又叫做女娲山的方城山顶上，点燃了烧炼五彩石的熊熊烈火。被暴雨中的漫漫长夜紧紧围困着的天地之间，只有那一点点热烈的光焰，让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的人类感到了一点慰籍，看到了渺茫的希望。

《黑暗传》是这样描述女娲炼石补天的情景的：

第14节：东方圣母(4)

好个女娲有手段，忙炼彩石去补天，女娲学会炼彩石，要炼彩石补天庭。炼得彩石把天补，女娲神力无比论。一把彩石手中拿，口水喷在彩石上，一把一把补天漏，又吹冷气冰固凝。

几千年来，华夏民族好像就是在女娲抟土造人和女娲补天的故事中，开始认识并怀恋自己的童年的。在河北涉县，甚至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好像都有女娲造人补天的遗迹。《山海经》里所记述的华夏诸神，原本就有两个起源中心，一个是东溟神话体系的源头瀛洲，另一个就是昆仑山。秦汉以前，早期地理学家把秦岭和昆仑通称昆仑山，那么在自西向东绵延一千余公里的秦岭山区，留下如此众多的女娲的踪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地处神农架林区边缘的竹山县，山岭交错，天荒地野，到现在看起来，给人还混沌初启的感觉。被零乱的山岭夹在堵河岸边的竹山县城，倒有些人间仙境的安谧与宁静。清澈而湍急的河流绕城而过，早年的吊脚楼已经被一座座漂亮的现代化楼房替代，除了沿途从房县出来时沿途山林下那些檐角嵯峨的房子外，县城里已经很难感受到楚文化的味道了。

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期的领袖、大律师施洋的塑像，就矗立在城区最繁华的街头。施洋就出生在女娲炼石补天的女娲山所在地麻家渡。他当年牺牲的日子，竟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1922年大年三十！所以当地人指着威义凛然的施洋塑像问我："你看这像不像中国的耶稣殉难图？"

施洋为当代人受难，女娲以一副女性柔弱的肩膀承担了远古人类的苦难，这大抵就是一种人类的精神传承吧?

宝丰镇和麻家渡交界处的女娲炼石补天处，据说已经没有什么遗迹可看，我便赶到曾经是上庸古国都城的田家坝，去寻女娲补天时留下的神奇的五彩石。

从竹山县城到田家坝，公路一直在纵横交错的山岭上绕行。

车窗外，一面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一面是巨石林立的山岭。与汉中一带的秦岭相比，神农架一带的山岭，更像远古时代从海底升起来的海底山，凌乱而没有章法。一座接一座的山峰如不断涌起的巨浪，向我提示着远古的蛮荒与宁静。

田家坝在湖北境内汉江最大的支流--堵河峡谷中，四面都是高不见顶的群山。滔滔河水把镇子分成两半，河西岸是新区，紧靠着通往柳林林区的公路边上，几家为往来乘客开的饭馆和小卖铺生意清淡。花一元钱坐上锈迹斑斑的渡船，一分钟工夫就可以到河东岸的田家坝老街。镇上青壮年都到外边打工挣钱去了，碎石铺路的街巷空空荡荡。但透过一家挨一家虽然有些破败的老街铺，我还是能够感觉到鄂西地区陆路交通兴起之前，堵河上舟楫往来，小镇上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第15节：东方圣母(5)

在十堰时听说，非常珍贵的绿松石--女娲补天时遗留下的五彩石，在田家坝极容易找到。新街临近码头几户人家门口，都堆放着这种绿如翡翠的石头。抬腿走进一户满院子摆满各种造型的绿松石的人家，才发现这种翠绿欲滴、光洁似玉的石头，还的确不是寻常之物。

老两口以加工绿松石为生，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石头。问起这种石头的来由，男的不假思索地说，当年共工和颛顼两位天神打仗，撞到了不周山，天河下泄，洪水成灾，住在后边女娲山上的女娲娘娘炼石补天，才挽救了人类。这种石头，就是女娲补天的五彩石。

我笑着问老人："这石头真是女娲补天石？"

一旁打磨石料的女人说："怎么不是？女娲娘娘是神仙，她就是在我们这里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这石头上到现在都沾满了灵气，能辟邪。不信你带个回家去试试看。"

我仅仅是为了印证一种梦幻而来的，也将带着这种缥渺无际的梦幻回去。我自然是无力将一块石头，从遥远的南秦岭带回家的。

尽管以东方圣母女娲为象征的女权时代，在漫漫的长河中仅仅激起过一朵没有结局的小小浪花，但这浪花所激起的回声却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名词。

这个词，就是"母亲"！

第16节：神农(1)

神农

从汉中到宝鸡，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从秦岭南坡沿连云道和陈仓道，经大散关翻越秦岭；另一条是沿古代褒斜道新修的宝汉公路，从太白山脚下到达被关中人称为西府的宝鸡。

7月中旬，第一次由秦岭南坡翻越秦岭主脊时，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从太白山下的密林里出来，天地豁然开朗。渭河两岸一片翠绿的田野中，一座现代化新城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柳青《创业史》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宝鸡，到处弥漫着泥土和粮食的香味。宝成铁路通车后，工业文明的火焰升起来了，生长在城市边沿的庄稼，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因此每次到宝鸡，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农业"和"粮食"这两个词来。

伏羲女娲之后，秦岭地区出现的另外一个神话人物，就是生活在渭河中游一带的炎帝神农。

秦汉以前神话中，炎帝和神农是两个神，炎帝是太阳神，掌管人间冷暖；神农是五谷之神，执掌稼穑农耕。至于为什么要把太阳神和五谷神整合为一，天水民俗学家李子伟先生认为，远古农业开始于刀耕火种，炎帝擅火，神农发明了耕作工具--耜，所以后人就把两位天神合而为一，通称为炎帝神农。神农氏人身牛首，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三岁便知稼穑。《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炎帝神农氏就是华夏大地上第一个倡导农业立国的人。

华夏始祖神中的伏羲、女娲、燧人氏和炎帝神农、黄帝，都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古代典籍上说"炎帝以姜水成。"从最早的象形汉字来看，"姜"字就是一个女人掌管着很多羊；"羌"字的象形意义，就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挤羊奶。所以人们认为，炎帝神农就就是母系氏族末期，生活在宝鸡境内姜水流域姜姓游牧部落的宗神或首领。

古代的姜水到底是指宝鸡境内的哪一条河流，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但宝鸡人却众口一词地说，发源于秦岭山里的姜清河，就是神农氏到达宝鸡后的安身之地，而且把渭滨区益门乡改名叫神农镇。

逆姜清河去大散关那天早上，我们是在神农镇新建的炎帝陵北侧一处农贸市场吃的早点。

这些年走南闯北，也吃过不少地方做的面食。吃来吃去，还是觉得关中人最是深谙制作面食之道。并不很大的市场里，一家挨一家的摊位上，小米稀饭、擀面皮、炒锅盔、豆浆泡馍，各种各样的面食早点让我眼花缭乱。

吃饱喝足之后，我却没有去炎帝陵。

一路上，在天水和神农架地区，都有人说他们那里是炎帝故里或者神农诞生之地，后来又发现，河南、河北、湖南都在争炎帝神农地望。

这种名人地望之争，在中国历史上好像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他历史名人的争论，我不敢妄言。但在炎帝神农的问题上，我倒觉得湖南有炎帝活动遗迹，并不妨碍宝鸡建炎帝陵。炎帝神农时代实在是离我们太远了，后人留下的资料又过于杂芜零乱，而且远古人类逐水草而居，炎帝神农和他的部落春天在天水，到了秋天，也许就游牧到了宝鸡。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我们需要铭记的一点就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有这么一个叫炎帝神农的人，为我们带来了粮食和耕作工具。

有这一点，就够了。

清姜河一带背靠秦岭，面临渭河，上山可以狩猎、采集野果，下水还可以捕鱼，又有平缓向阳坡地便于发展农业，自然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就在我到宝鸡一个多月前，考古人员在宝鸡市凤翔县发现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汉代大粮仓。

刊登在2004年5月21日西安晚报第十二版的报道说:

总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近日在宝鸡市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被发现,其建筑规模令考古工作者惊叹。

据考古工作者介绍,此次发现的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距今已有2000多年,东西宽33米,南北长216米,建筑总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由3座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目前,由省考古研究所和宝鸡市考古队组成的考古队只抢救发掘了最北端的一座仓储建筑基址,基址的东、西两边有7条通风道,每条通道宽约1米、深0.7米。这个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西距宝鸡千河滩300米左右,在其东面约600多米处,就是早前发现的秦始皇举行加冕典礼的"蕲年宫遗址"。宝鸡市文物部门介绍,过去就有人在此处发现过有着"百万石仓"字样的瓦当,这次发现的仓储设施有可能就是那块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

第17节：神农(2)

南有秦岭拱卫，中间有古渭河滋润的八百里秦川，很早就兴起的农业文明，支撑了咸阳、长安一线的十三朝古都。

在男人凭借强壮的体魄成为森林主宰的母系社会末期，山林的野兽越来越少，人口却越来越多。饥饿成了人类最大的敌人。

神农氏应该是无意中发现，飞鸟和野兽靠食树上的果子和植物的果实养活了它们，于是便冒着"一日而服九十毒"的生命危险，在茫茫丛林里品尝各种植物的味道，寻找可以食用的粮食，能够治病的中草药。

神农活了120岁，后来因品尝百草时误服断肠草而死。

被神农氏发现的第一粒粮食，应该是粟--一种至今在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广泛种植的谷物。

一开始，也许在人们的意识里，还没有"播种"这个概念。直到当农神氏发明了可以耕作的劳动工具--耜，更多的种子被撒进泥土，更多的粟粒在阳光下长出翠绿欲滴的幼苗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也和人一样，是可以一茬一茬生长、繁衍的。

这一年秋天，姜清河两岸山坡一片金黄。

金黄的谷子如燃烧的火焰。

炎帝神农部落男人们的激情，被这金色的火焰再一次点燃。

这火焰燃烧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一派男耕女织，五谷丰登的田园美景。（2100）

第18节：一个民族的背影

一个民族的背影

一帮扶老携幼，赶着羊群的人出现在远方。

这是一支长途奔波的迁徙队伍。

他们是从甘青高原出发的。

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们在荒原和密林里跋涉了多少代人了。听死在迁徙路上的老人讲，和他们一起离开昆仑山下河湟谷地家园的，还有一支队伍。他们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一路向东迁徙，另外那一支则顺着长江向西南而去。

这支队伍来到渭河上游一带的西秦岭山地时，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丰美的草场，让这些疲惫不堪的迁徙者欣喜若狂。身披兽皮的老者突然跪倒在草地上，老泪纵横地仰天长啸："家园！这就是神指示给我们的家园啊！"

于是，这支以牧羊为生的队伍便在这里安下了家。

他们就是华夏大地上一个最古老的民族--古羌戎人。

拥有了广袤肥沃的土地，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这支后来被称作西戎或羌、氐的游牧部落，从此就在渭河和黄河上游一带栖息繁衍，游牧渔猎，渐序东进，并且在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进入农耕社会，形成了最早的华夏诸部族。

这个时期，大抵相当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长途跋涉的迁徙过程路上，在与其它民族和野兽的争斗中，这支古氐羌人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平静的环境中，女人可以温暖生活，然而当一个部族遭遇大动荡的时候，真正能够保护他们并让他们获得牧场和猎物的，还是具有强壮体魄的男人。因此当男人渐渐成为部族生活主角以后，这支来自遥远的甘青高原的部族再一次分化，形成羌族和氐族，分别沿秦岭北侧的渭河和黄河继续向东挺进。

这就是后来的炎帝和黄帝部族。

有专家经过考证研究后惊讶地发现，从伏羲开始一直到秦汉，几千年间统治中国的部族酋长和封建帝王的血统源头，竟都在羌氐。

前面已经提到，氐族原本就是羌族的分支，而且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认为，分别属于羌族和氐族的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氏的儿子，也就是说炎帝神农和黄帝，其实是同一血缘的兄弟。

炎帝神农擅农耕，黄帝好征战。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吉祥。"

想一想，从华夏战神黄帝，再到秦始皇、汉武帝，个个都崇尚武力，杀戮无度，刚强过人。这种洋溢着男人血性的大胸怀、大气势，也只有长年累月在天高地广的草原上奔波的游牧民族才有。

在西秦岭末端岷江上游，宕昌与甘南草原接壤的峡谷中，有不少散落在半山腰的碉堡一样的石房子。这就是古代羌族人的遗风。那种取材于南秦岭山间岩石建造的古代羌族雕楼、雕房，在阳光下反射出坚硬的白光，恍恍惚惚，象一段古老梦境。

这种梦一旦静止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过去的时光。

就在与华夏诸部族融合后挺进中原的这一支古羌人离开甘青高原东迁的时候，另外一支仍然留在高原上，几千年来都过着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后来演变成藏族等西域民族。向西南迁徙到大渡河、大凉山一带的那一支，在与当地土著结合后，形成了现在的彝族。到上世纪初，这支古羌人后裔，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好长一段历史时期，这生活在高山里的古羌部族，依然延续着母系氐族的生活习俗。然而沿渭河和黄河上游东迁的这一支羌戎，由游牧转而农耕之后，从炎帝神农和黄帝开始逐步建立男权社会，并在长期的征战讨伐中，成了中原大地的主人和统治者。

游牧。迁徙。征战。

早期羌族人好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生活方式。

居无定所的羌氐人，在开拓北及中原大地，南至横断山区的活动区域过程中，肯定是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的。在秦岭南麓的徽县、略阳，我喝过一种类似于藏族奶茶的罐罐茶。那种以核桃仁为佐料的茶饮，极苦极腥，我喝不惯。

那显然是游牧民族的茶饮。

略阳街头摆罐罐茶摊的老人，看我喝得直皱眉头就笑着说，这种罐罐茶，本来就是羌族人的喝法。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滋补功效。略阳的土著，是来自天水甘谷一带的羌人后裔。

甘谷在秦岭以北，当年从岭北向中原发展的羌人，在进入西秦岭北坡之后，很快就接受了当地土著的生活习惯，所以罐罐茶的喝法也就看不出游牧民族的遗风了。而在南秦岭，这种原汁原味的羌族茶饮，至今还保留了遥远的甘青高原上他们先祖生活的味道。

那苦味，就是漂泊无定的游牧、迁徙的艰苦生活熬出来的味道；那腥味，是牛羊身上的气息，也是征战杀戮中的血腥味道。对于成长中的古代羌族人来说，一个男人如果习惯了大碗大碗喝这种既苦且腥的罐罐茶，那么他也就长大了，成人了。在以后的迁徙和征战中，他就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吃苦、去拼杀、去干一番男人应该干的事业了。

后来，再一次读到《后汉书》里"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文字时，我才明白了秦汉以前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是荡漾着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男子汉的血性--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羌氐民族的血液，还在我们的血管里奔突狂涌。

血浓于火。

鲜血燃烧到了极致，一个民族的气质也就在生与死的交锋中凸现出来了。（1800）

第19节：东方特洛伊之战(1)

东方特洛伊之战

尽管从已有的典籍中看，黄帝好像和秦岭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仍然要写到黄帝。因为从族缘关系上追究，黄帝血脉缘于氐族。而氐族，也是渭河和黄河上游的一支游牧民族。

既然有文字记载黄帝是炎帝神农弟弟，那么他最初的年代也应该是在渭河中上游度过的。《水经注》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而且在河南灵宝阳平镇，我也到过据说就是《史记》里所说的"黄帝采首阳之铜，铸鼎于荆山下"的黄帝铸鼎原。那里现在已开辟成了鼎湖公园。当地人说，黄帝就是在他们那里铸鼎炼丹，然后乘赤龙上天的。

黄帝时代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关于他的生死之地，也许将永远是一个我们无法破译的迷团。但透过上面这些文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黄帝在另外一种方式中，还是进入了秦岭的历史和情感。

所以一路上，当我沉浸在弥漫在秦岭山岭之间的远古神话迷雾中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黄帝为夺取政权发动的两场著名的战争--消灭蚩尤的涿鹿之战和打败炎帝的阪泉之战。

战争是夺取并建立政权最简单、最彻底的方式。

四五千年前的黄帝，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

涿鹿之战爆发之前，炎帝神农势力已经发展到了河南、河北、山西及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在平稳安定的农耕文明中瓞绵不断的神农炎帝部落，这时也繁衍到了第八代。"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耕生活，让炎帝部落习惯了享受安逸和幸福。诸侯之间的相互挞伐，又使部落内部战事不断。待到蚩尤作乱的时候，炎帝神农已经无力应战，只好向黄帝求援。

这个时候，长期在黄河南北迁徙的黄帝部族还处在游牧时代。

就在炎帝神农在渭河中上游开拓农业文明的时候，生活在姬水流域的黄帝部族依然驱赶着牛羊，还是年复一年地在广袤的大地上迁徙、游牧、奔波。

第20节：东方特洛伊之战(2)

从一片牧场迁徙到另一片牧场，从一条河谷游牧到另一条河谷。黄帝带领他的部族逐水草而居。哪里有丰美的水草，他们就在哪里安家。河水干涸了，牧草枯萎了，全部族人便在漫漫荒原上开始又一次长途迁徙。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游牧范围最广的大迁徙之一。包括黄帝在内的所有人，谁都不知道这种奔波何时是尽头，好像也没有人想过他们这样无休止的跋涉。

人们只是觉得这样不停地奔走，更象一种生活。

过去，他们的先祖在甘青高原上，就是这样生活的。

只有行走和迁徙，才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生命、鲜血和灵魂还活着。

就在黄帝部族来到河北涿鹿一带的平原上刚刚安下身的时候，炎帝神农向他发出了求援信号。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帝与炎帝联手对付暴乱之神蚩尤的涿鹿之战，是在以涿鹿为中心的冀州之野展开的--也就是现在河北北部的桑干河流域。

这次有点像古希腊特洛伊城之战的著名战争，好像是中国英雄神话时代的一次大比武。交战双方都具有人的思维，又具备非凡的神力。被史书上描述得残忍无度的蚩尤，是一位战神。他不仅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又有风伯雨师助威，而且还可以腾云吐雾。

战争一开始，黄帝军队便被蚩尤喷吐的大雾包围。好在蚩尤和黄帝都是天神，风后制作指南车带领黄帝突出重围。接着，黄帝请来同样可以喷云吐雾的应龙，蚩尤请来风伯雨师，连黄帝的女儿旱魃，也赶来对付风伯雨师掀起的狂风暴雨。双方你来我往，将自己的所有秘密武器都拿了出来，在黄河以北辽阔平原上展开殊死搏斗，直杀得天

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黄帝在玄女的帮助下，终于斩杀了蚩尤。我在三门峡时，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说蚩尤被黄帝斩杀之后，将他的尸体葬在了山西运城境内中条山下一个叫蚩尤的地方。到现在，那里还有一个叫蚩尤的村子。

那一带盛产食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官盐生产基地。

涿鹿之战，恐怕算得上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了。

据说战争过去几千年之后，涿鹿一带猩红如血的泥土里，还可以闻到鲜血的腥味。

战争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在那种时代，当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无法用其他方式解决的时候，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只有战争。它虽然残忍，却直截了当。同时，战争还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尊重生命。

最重要的是，涿鹿之战为我们推出了华夏大地上一位划时代的英雄。

这个人，就是黄帝。

黄帝帮助炎帝灭掉蚩尤之后，又率领熊、罴、貔、虎等部族发动阪泉之战，打败炎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大片土地。

对于阪泉之战的起因，《史记》上的记载是涿鹿之战后炎帝恃强凌弱，侵凌诸侯。黄帝仗义执言，才发兵征讨。事实上，炎黄二帝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部族林立，诸侯各据一方，弱肉强食的乱世，战争和部族之间的征战，应该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在壮大过程中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涿鹿之战提升了黄帝的政治威望。

阪泉之战迫使炎帝退出了历史舞台。

黄帝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

一部男人书写的历史，才刚刚翻开扉页。（1700）

第21节：大禹(1)

大禹

汉代以前，发源于崦嵫山的西汉水是直接流入汉江的。后来山川变迁，江河改道，西汉水便顺着秦岭之间的山谷径直南下，在略阳境内注入嘉陵江。

提到汉江，就不能不提大禹。

司马迁说："大禹兴于西羌。"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三皇五帝，都是羌氐血统。

大禹应该是我在秦岭遇到的一个更接近于人的神。

伏羲女娲、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一出现就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天神形象，只能景仰，却难以接近。大禹则不同，尽管在古代典籍中，有人将大禹描写成翻江倒海的蛟龙，或者模样颇似蜥蜴一样的虫子。但大禹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而且也像普通人一样遭遇过失败的挫折。所以在我看来，大禹是一个先做了好事，然而才被老百姓神话了的人。

我起步的崦嵫山又称嶓冢山，是大禹最早疏水倒流的地方之一。《山海经》上就说，大禹"嶓冢倒漾，东流为汉。"

西汉水，古代称漾水。

看来，早期的西汉水，是大禹开山凿道，才流入汉江的。

从东西方神话传说来看，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地球上的确经历过洪水泛滥的洪水期。女娲抟土造人的时候，也许正赶上了那场洪灾。一直到尧帝时期，洪水残迹依然随处可见，一到雨季，江河阻塞，洪水四溢，为躲避洪灾迁移到高地密林里的人们，整日在毒蛇猛兽的威胁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求生不成的人类，被迫与他们敬谢不敏大自然展开面对面的较量。

大禹的父亲鲧在受命治水之初，一定是心怀恐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地还笼罩在神权时代的浓雾之中。人们相信滔天洪水泛滥，是天神对人类的惩罚；出没于森林里的猛兽，则是魔鬼的帮凶。

然而为了生存，人类别无选择。

大禹之父鲧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走上漫慢治水之路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有一种说法说，鲧在治水失利，被接替尧的帝位的舜斩杀于羽山的时候，大禹还没有出生。据说鲧死后尸体三年不烂，然后用自己的精气孕育出了这位治水英雄。

第22节：大禹(2)

也许，大禹还是与我们普通人一样，也在他的母亲肚子里经历了十月怀胎的过程。但这种传说本身，却反映出大禹生活的那个时代，女人、女权和女性，已经淡化到社会生活可有可无的位置，男人已经完全彻底地站到了社会结构的最前沿。

大禹的成功和鲧的失败，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差异。大禹在琢磨出父亲用筑堤修坝，围堵洪水失败的原因后反其道而行之，凿山开渠，疏通河道，竟把九州之内的洪水顺顺利利引到大海之中。

现在的秦岭一带已经没有办法寻觅到大禹当年治水的痕迹。但据记载，秦岭南北汉江、渭河、黄河许多支流，都在大禹当时的治水范围之内。

河南卢氏县范里镇山河口的"神禹导洛处"，是一处山势奇险的关隘。

我到那里的时候，阳光落满了光秃秃的山峦。范里镇东、南、北三面环山，战国时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功成引退，曾在这里居住过。

这里已经是秦岭东部余脉的熊耳山了。从陕西洛南穿山越岭一路流过来的洛河，从两岸壁立如削的峡谷中奔突而出，向洛宁、洛阳流去。一直在山谷中奔流的洛河，在这里走过最后一段山路，就可以在郑州附近汇入黄河。

卢氏县志办的同志给我介绍大禹导洛处的情况时说，洪水期过后，山河口一带的峡谷里山石堵塞了河道。大禹带人开山凿道，疏通了洛河，保住了范里镇一带的平川良田。早年在峡谷石崖上，还有人看到过大禹亲手篆刻的"古雒"两字的摩崖石刻。

大禹导洛东流的故事，大抵是有它存在的可能。然而大禹于悬空石崖上刻字的事情，肯定是后世为怀念这位治水英雄演绎出来的。因为在大禹生活的那个时代，造字的仓颉还未出生。即便有个把文字，

那种如仰韶时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一样的文字雏形，到底写的是否"古雒"二字，还是很需要下些功夫研究的。

不过，石崖上还有清人刻写的"神禹导洛处"。

大禹劈山导洛的峡谷上，已经建起了公路大桥，但往来于洛河南北的人们，还是要坐一种古老的牛皮筏子来往于洛河之上。大桥桥头也有一两个来看大禹导洛遗迹的人，但从车上下来，看一看峡口新刻的石碑，再伫立在河对岸正午阳光下望一望雾气蒙蒙的熊耳山，便就匆匆地走了。

逝者如斯。

对于已经过去的岁月的凭吊和追忆，我们所能够触摸到的，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感应。至于那些曾经遗留在山水之间的时光的残碎叶片，有也罢，无也罢，都无关紧要。尤其是对于如大禹这样已经被人心抬高到神的高度的英雄来说，我们所需要记住的，是他留给人类的福祉和精神。

第23节：大禹(3)

大禹与神秘大自然较量的胜利，对其后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水畅其流给人们现实生活带来的实惠。

大禹当年治水，最西边在黄河上游甘肃积石山县，最南边甚至到达了今天的越南。这应该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上工程最为浩大，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次。大禹仅仅用了十三年时间。

大禹治水生涯中传播最广也最感人的两件事，大概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和凿龙门，疏黄河的故事了。

在陕南山阳县和河南淅川荆紫关镇，都有古代建的禹王宫。

去山阳县城老街的禹王宫的时候，已经临近黄昏。虽然破旧却高如穹窿的大殿里香烟缭绕。大禹手持可以耕云播雨的耜的塑像前，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大殿四周墙上大禹治水的壁画，幽暗光线下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一种古老神秘的空气正在四处弥漫。

暮色已经完全落在了禹王宫四周。

摇曳不定的蜡烛让正在降临的夜晚更加宁静、沉重。

我仿佛又回到了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

大地上星辰高缀，泛滥的江河上面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了。就在这种黑色的死亡即将把秦岭巴山淹没之际，一个头若昆仑的巨人在奔腾呼啸的洪水中站立起来。他迈动声震如雷的脚步，奔走在江河大泽之间。他的身后，是正在沦陷的华夏大地，他的脸上充满了忧郁，他的内心只有怜悯与激愤……

这样的日子整整重复了十三年。

十三年后，妻子涂山氏为他生的儿子启正在长大。

江河归于平静，大地归于幸福。

重新升起的温暖、明亮的太阳下面，为躲避洪水而逃离家园的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山林里迁徙到平原谷地。袅袅炊烟从林木稀疏的山

坡上升起，田野里长出了成片成片的谷物。五谷的香味在华夏大地上四处飘散。

看着眼前这一切，大禹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舜死后，大禹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作了部落联盟首领。

大禹死后，启便在父亲的光芒照耀下，废除禅让制，子承父业，作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第一代国君。

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2400）

第24节：遭遇《黑暗传》(1)

遭遇《黑暗传》

几年前，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在神农架地区发现了"汉民族第一部神话史诗"！。

这就是《黑暗传》。

刚到十堰，十堰日报社专刊部的陈洁，就送我一本两年前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黑暗传》。那是一本从流传在神农架密林深处八十多个手抄本中整理出来的民间歌谣集。为了整理这本书，胡崇峻付出了整整20年的时光。

书的封面和扉页，是那种星月无光的子夜才有的黑色。

黑色代表死亡，也表示孕育和诞生。

《黑暗传》，就是人死后召唤亡灵的丧歌。

听说房县、竹山一带还有人会唱《黑暗传》，为了追寻一个民族童年梦境的气息，我便转身钻进秦岭最南缘的密林之中。

人类的童年在山林里度过，神农架必然有让我惊讶的秘密。所以在决定进入秦岭最南部这一片野人出没的神秘林区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竟涌起一阵莫名的亢奋与激动。

我进入秦岭以来，一路上都是烈日当空。

去神农架那天早上，却迎来了一场大雨。

汽车驶出十堰市区不久，便进入莽林与灌木纵横交织的神农架北缘。断裂的山谷，残碎的山梁，一路跌跌撞撞的河流，以及河滩腐烂的枯木，在雨雾中从身边擦过。我面前一会儿山谷澄明，天空地旷；一会儿又浓雾紧琐，一片令人惊慄的昏暗。公路边很难看到一座完整的村落，偶尔有三两座惨白的石墙石顶，或被雨水浸泡的发黑的木板房，也都四周长满了荒草枯树，好像从来就没有人居住过。

这不就是《侏罗纪公园》和中国创世神话里所描述的那种洪荒世界吗?

这种地方，就应该是产生神话，珍藏民族古老情感的地方。

无极太极有两仪，

混沌之时无主宰。

善变故掌天地枢，

昆仑之山产万物。

．．昆仑之山分东西，

东西南北及乐府。

洪水之时妖魔现，

四十八祖动刀斧。

山崩地裂洪水后，

重整江山分九州。

--《黑暗传．天地玄黄》

打开《黑暗传》，我惊讶于一个民族上启盘古开天，下至三皇五帝，近及明清民国近亿年的精神史，竟被那些目不识丁的山民，在送亡灵上路的过程中，就这样不经意地保存了下来。

也许，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记忆，正是在不经意中诞生的。

神农架地区由歌师传唱的《黑暗传》蓝本，在唐代就有了。而第一个《黑暗传》手抄本，却是1984年发现的。当那本残缺不全的清代手抄本被胡崇峻发现后并公诸于世的时候，有人就意识到，一个关乎汉文化根源的疑案将得到澄清。

200年前，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

然而，一些学者在对这本神话传说与史传记载并存，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叙事诗体文本进行研究后宣布，《黑暗传》和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一样，是汉民族的神话史诗。

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人类记录历史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忆。

一个奔劳了一生的生命，已经归于沉寂的黑夜。为他送行的人，在熊熊篝火边用歌声追忆一个民族的过去--《黑暗传》的诞生过程，

本身就是一首诗。

第25节：遭遇《黑暗传》(2)

神农架林区分制以前，大部分区域属于房县和竹山。胡崇峻整理的《黑暗传》，其中《天地玄黄》的三个原始抄本中，有一个就是在房县松柏镇发现的。但到了房县，宣传部同志告诉我，《黑暗传》是人死后唱的"丧歌"，一般人平时忌讳唱。过去当地民间有专职歌师，现在大多都死了。即便是有一两位还活着，也都住在非常偏远的高山上，很难找到。

从地图上看，神农架林区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人烟更加稀少。没有人的地方，自然就很难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人文气息。于是，只好从房县转道竹山。

天晴了。一堆一堆的白云却落在山岭之间，不忍散去。

天空下是形状怪异的山岭。山岭上面，是漂浮着蒙蒙灰雾的天空。

路，就在山与山的脊梁上盘绕。

从房县动身时，车上就没有几个人，到了竹山县城，从车上就下来了三个人。

那么，在远古时代，在唐宋以前，这里到底能有多少人居住呢?

从背包里，我又取出了《黑暗传》：

盘古分了天和地，

又请日月上天庭，

又收黑水平天下，

重创世界万物生。

远古神话故事里所残留的我们的童年记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天地混沌，人烟稀少，猛兽出没，灾难频繁。没有更多的生活可以享受的人类，便凭借自己仅有的想象，追寻自己的过

去，呼唤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挽救自己时时都处于险境的生命，并苦苦祈祷有一种幸福能够突如其来。

这就是神话诞生的最初原因。

神话，缘于人类精神自娱。

到了竹山，竹山县文联主席华赋桂的观点，印证了我的臆想。

神农架一带过去地广人稀，山大林密，交通十分闭塞。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考察秦巴山区地域文化时曾发现，在鄂、渝、陕交界的秦巴山区高峻山顶上，还有处在洞居穴栖时代的人。高大的山岭隔绝了人与人的交往，到现在还是东一户，西一户分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山民，平时很少往来。只有遇上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才能为山里人提供一个聚会的机会。于是秉承了古代巴人能歌善舞遗风的山里人，便以对歌的方式说史、讲故事，自娱自乐，相互交流。所以在竹山、房县一带，到现在还有不少民歌村。

《黑暗传》则是只能在人死后守丧的时候唱的丧歌，而且还要有丧鼓相伴。

头顶天，脚踏地，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高门在四方，
一道中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跑马。
打开西门好耍枪，
打开北门召歌郎。

第26节：遭遇《黑暗传》(3)

--《黑暗传．开场歌》

当一个一生都与高山丛林为伴的生命走向最终归途的时候，一声沉闷的丧鼓敲响，悲怆、苍凉，如泣如诉的歌声便在大山深处缓缓飘起：

半夜听见丧鼓响，

不管南方与北村，

你是南方我要去，

你是北方我要行，

跳一夜丧鼓送人情。

--竹山丧歌《开路歌》

这歌声被黑暗里如一场大水一般漫过山林的夜风飘上了山顶、传到了河谷、穿过密林。

住在石洞里的老人，沉浸在梦乡中的小孩，跋涉在路上的采药人，都直起身子，用心灵感受那若隐若现那自林莽深处飘来的音调和鼓声。

当人们确信，那就是他们熟悉的送亡灵上路的歌声后，便点燃松明，从不同的山岭上，从密林深处走出来，趟过夜空中发出空洞闷响的河流，翻莽莽山岭，朝着将黑暗、凝重夜空渐渐撕裂的歌声走去。

哪一个，白头不老得长生?

哪一个，神仙不是做古人?

．．想往昔，神农皇帝尝百草，

中毒而亡无医药。

想往昔，老君不死今何在?

想往昔，八百寿命一彭祖，

到头来，骨化形销一堆土。

黄金若能买活命，

皇王要活万万秋

--《黑暗传．开场歌》

招魂幡在夜风里瑟瑟飘动，纸钱在死者生前走过的路口纷纷扬扬，爆仗在山林深处发出沉重的闷响。灵堂已经设好，长明灯已经点燃。披麻戴孝的孝子跪满了灵堂。黑黝黝的棺材里，即将上路的死者，在震撼山林的歌声鼓点里，就象沉醉在一场大梦，表情安详而平静。那梦里的天国没有风雨，没有黑夜，也没有这么多的山路。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这熟悉的歌声轻轻托起、托起，再往上走一步，就可以看见他的过去了。

请出来，请出来，

请出歌师上场来。

好些打，好些唱，

莫把歌词唱错了。

随着主管先生叫场，一身黑服的歌师登场了。做道场的道士一声惊心的锣鼓敲响，老老少少便怀抱牛皮鼓，手提铜锣，围着棺材，踩着鼓点，迈着沉重的步子，边转边唱：

歌路开得长，水路八百，旱路千里，

歌场开得大，歌场开得宽。

奉请千军万马，八路神仙。

歌场比武，擂台摆上。

唱个短的太少，唱个长的太长，

不长不短到天光。

--《黑暗传．开场歌》

三天三夜，歌声不断。赶来吊唁的人在歌师引领下边舞边唱。

歌声和鼓声，赶走了死亡的恐怖，洗去了堆积在亲人心上的忧伤。悲凄的悼念、讲情说理的劝导和对亡灵的告慰之后，人们开始用歌声追忆自己的过去。

第27节：遭遇《黑暗传》(4)

从混沌初启、盘古开天、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女娲抟土造人、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一直唱到尧舜禹，甚至唐宋元明清。

一个民族上万年的历史，就这样在向亡人诀别的仪式上，被年复一年地讲述、回忆、传诵、延续着。不知不觉中，一部伟大的史诗，在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孕育期之后诞生了！

一日大开天门看，
后羿一见吃一惊--
大地生烟如火烤，
无数生灵命归阴，
天上地下无滴水，
日后江河把水生。
这时后羿心烦恼，
拉开天弓不留情，
一箭一日掉下地，
九箭九日命归阴，
神鹰得知遮天来，
护住一日活性命。
--《黑暗传．人祖创世》

天要亮了。歌唱够了。死者要上路了。

随着歌师和歌者情绪变化，生者确信死者的灵魂已经进入天堂。歌师再一次用苍凉的歌声唱起了安慰死者，告慰生者的安魂曲：

还了阳啦还了阳，
阳间没有阴间强。
阴间住的琉璃瓦，
阳间住的破草房。

--竹山丧歌《还阳歌》

最早的《黑暗传》产生于什么时候，没有人说得上。胡崇峻采访过的歌师，也一个个逝去了。而高行健在他著名的话剧《野人》里引用《黑暗传》的余音，还在黑格尔的故乡上空飘荡。

我在照片上见到过胡崇峻先生搜集的手抄本。那是我们的爷爷辈上私塾时使用过的绢纸或者麻纸。发黄的纸张上，满是闪着冷冷幽光的蝇头小楷，一笔一划都是那么墨浓情酣，看一眼，就让人心动。

听华赋桂说，田家坝还有会唱《黑暗传》的歌手。

第二天，我便到据说是古庸州都城的田家坝，去寻找老歌师。

田家坝在竹山南部，是秦岭与大巴山交汇的秦岭沟槽地带。堵河和官渡河在这里相汇，最南边与神农架和重庆巫溪相接。

一路上，汽车路在高峻的山岭上盘绕，幽深的峡谷在脚下纵横交错。

田家坝镇被堵河分成两半，一边是白墙红顶的小楼，一边是青砖灰瓦的老街。

从新街到老街还得坐船。摆渡的中年人一听我是来找唱丧歌的歌师的，就连连摆手说："对面老街上还有几个会唱的，只有死了人才唱。"

正聊着，河边来了位洗菜的老人。

稍公说："他就会唱。"

好不容易把老人喊上船，一听让唱丧歌，老人一脸的惊慌，只好让随便唱两首当地民歌。鄂西方言虽然也多少带一点陕南腔，可变成唱腔，就很难听懂了。稍公说老人唱的是《送朗哥》和《十爱》。都是情歌，有点黄。从老人深情的唱腔里我只听懂了一句，内容大概是说"你不点胭脂也好看"。

第28节：遭遇《黑暗传》(5)

316国道开通前，田家坝是从水路经堵河入汉江，到武汉、汉中的重要码头。老街临街的吊脚楼下面，就是奔流的河水，街巷上清一色高墙峨顶的江南古民居。敞开的门厅里，尽是些白发老人。一问，才知道青壮年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碰上一位刚从地里回来的老人，也说自己三个儿女都出去了，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一个人在家里很孤独。让唱《黑暗传》，他听不懂，就解释说："就是人死后唱的那种歌。"

他连连摆手说："唱不得！唱不得！平时唱了不吉利。"

于是，老人便站在长满玉米的地埂边唱起了花鼓调。歌声婉约细腻，和秦岭以北的信天游、甘肃临夏的花儿完全两种韵味。可听着听着，老人竟在这种古老的歌谣里唱起了邓小平和白求恩！

在2004年8月13日亮堂堂的阳光下，在鄂西南水面平静的堵河岸上，我终于没有听到《黑暗传》里才有的那种沉闷的锣鼓声，也没有找到神秘的歌师，就连我为两位民间歌手拍的照片，也在一路的颠簸中丢失了。然而，在从秦岭归来的这些日子，只要夜幕降临，只要再度回想起我在秦岭山里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黑暗传》那凝重、苍凉的歌声就会在我的灵魂深处悄悄飘起：

日吉时良，天地开张，
歌鼓二人来开歌场。
开，开，开，盘古老祖下山来，
一开天地阴阳，二开日月三光，
三开五方五土，四开闪电娘娘，
五开风婆雨师，暂且退让！
六开古老前人，先祖先王。
七开金龙凤凰，青师白象，
八开鬼魅魍魉，不可阻挡！

九开天地人三界，人间天堂。
十开一条条大道，直达歌场。
--《黑暗传．开场歌》（4400）

第29节：有灵魂的树(1)

有灵魂的树

秦岭南坡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最多见的是山和树，最难见得到的是人。

在秦岭北坡，现在仅存的原始森林，在眉县境内太白山附近。据宝鸡日报开车的李师傅讲，早年秦岭全是原始森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被砍光了。眉县还有块幸存下来的原始森林。过去，那地方按行政区域归眉县管，但眉县伐了树，往出运，得从宝鸡借道，宝鸡有路，却进不了山。就这样，那片原始森林就存活到了现在。

"那里的树，最小的也有方向盘那么粗。"李师傅说。

一路上，我的确没有见到成片成片可以称之为原始森林的林地。然而在山上、河谷、坝子里行走，如果你远远看到几株树冠擎天的大树突然高高撑起一片蓝天，那树下必然是有人家居住的地方。而且一旦走近前去，你就会发现，那些老枝横斜的古树下面的房子，也必然是被烟火熏得黑黝黝的老屋。无须向主人讨教，只要一看树的年龄，你就可以知道，那或长在屋后，或站在房前的老树，肯定是和这个家族一起在这里落下脚的。不少人家，还在当院那棵老树前修起一个小小的神龛，每逢初一十五，便点起香蜡，如神一样敬奉。

秦岭北麓眉县首善镇的葫芦峪，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火烧葫芦谷"的古战场。谷口的一棵白杨树，躯干巨大，浓荫遮地。树前的神龛俨然是一座小小的庙宇。我去的那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神龛里依然香烟袅袅。树下面乘凉的老太太告诉我，那是一棵神树，平时谁家孩子有病，到这里烧一柱香，用不着吃药，就会好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离奇，但在那些荒山僻壤的公路边，我倒是经常看到，一棵本来平平常常的树上，披满了红布。一问，就有人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这一带汽车经常出事故，跑长途的司机给这棵树许了愿，来来往往，一路都会平平安安。

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山里，稀奇古怪的事情本来就多。一个人走在前路茫茫的山里，把希望寄托给一棵古树，或者一块石头，空荡荡的心里，也就有了依托。更何况，如果荒郊野岭上突然冒出一棵古树，历尽沧桑而不枯，其中也必然是有些来历的。

剑门关到剑阁县城的公路两边，那夹道而行的千年古柏，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秦岭最南缘应该在什么地方?

动身前我查阅的不少资料都含混其辞，只有台湾的一份资料上说，从地质意义上讲，剑门关一带，是秦岭与巴山最南缘的分界。到了剑门关，我才发现，剑门关北坡山势平缓，漫漫山岭一路朝北边的秦岭主脉蔓延而去。而在剑门关关口一线，这群山竟突然之间齐茬茬断裂开来，变得如刀削斧劈一般陡峭。就这样，如万马奔腾般的秦岭，在与巴山相拥相抱的一瞬间，突然间收住脚步，于是在中国腹地留下了秦巴山区的一道裂痕--这就是地理学界所谓的秦岭沟槽地带。

剑门关就凭借莽莽秦岭结束长途跋涉的最后一刹那，大自然无意间筑起的这道天险工事，成就了千古雄关的威名。

十年前路过剑门关，我就惊异于剑阁镇到汉阳镇绵延几十公路两边，那一排排老干虬枝的千年古柏如身披绿色铠甲的老卒，竟然能够在绵延山脊的粗厉风雨中整整齐齐站立那么多日日夜夜。那天再次从被当地人称为"云翠廊"古柏走廊里穿过，我发现剑门关一带的山岭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称之为林的树木了。然而那些古柏依然老枝撑天，绿冠如云，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在这远离村镇的荒山野岭间，也有人用石头和砖块围拢起裸露的树根，有的树株上还有当地百姓还愿时留下的痕迹--一条条挂在树身上的红布条，以及树根下点残的蜡烛、断香。开车的小伙子告诉我，这些树叫"张飞树"，是三国时蜀将张飞栽的。邻近村庄百姓视这些千年古柏为圣物，每逢初一十五，有不少当地人到这里许愿还愿。据说在"张飞树"前烧一柱香，可以保一家人平安。后来查资料，那树确实是张飞栽植，而且从剑门关一直绵

延到了阆中的张飞墓前。广元日报社一位朋友说，现在从剑门关到阆中的公路，还行走在近两千年以前张飞开辟出来的那条路上。这样算起来，这条道路比古罗马城的罗马大道还要早200多年。他还说，广元市正在为这条古柏夹道的林荫古道，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第30节：有灵魂的树(2)

如此看来，这些年迈寿高的老树，就是这条历尽沧桑的东方大道的见证者了。人们之所以膜拜这些千年老树，除了表示对张飞的怀念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那些树已经是这条古蜀道上另一种具备灵魂和精神的生命了。

秦岭山区至今是一个重视自然崇拜，强调灵魂安抚的地方。一路上，我经常可以看到路边的一块石头，被神一样地供奉起来。有人在那里磕头，有人在那里烧香。与石头比起来，树有生老病死，有枯有荣，人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树也是有灵魂的生命。尤其对于那些一辈子都单门独户，住在大山深处的山里人来说，他们从一出生就与那些长在房前屋后，古庙路旁，春天便发芽，秋天来临就满枝黄叶的树木，共同经历着风风雨雨，天长日久，那棵树与自己心灵距离，也就越来越近了，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把那些看着自己一天天成长，一年年衰老的树，看作是自己心灵和感情的忠实伴侣了。

在华阳镇深山里的一座石屋前，我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屋子前的一棵银杏树下，叨叨絮絮地诉说自己的心事。

"晚上我梦见小孙子生病了，你说在北方吃不上大米，他能不生病吗？"

站在老人身后，我也就听清楚了这一句话。

那正是烈日如火的午后，老人手里摇着一把很破旧的扇子，双眼死死盯着树冠占了半亩地，满身老皮龟裂的大树。与她闲聊时，老人说儿子和儿媳带着孙子到山西打工几年了，昨天晚上她梦见孙子生病了。我问她树能听懂她的话吗。老人有些愠怒地说："咋听不懂！我过门到这李家的时候，树就有桶口那么粗了。李家几辈子都住在这棵树下。春天这棵树落树叶，家里人准生病。如果不刮风不下雨，树枝断了，家里准要出事。"

老人跟我说话时，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眼前的那棵树。她说七年前的农历五月初九，天特别晴朗，没有一丝风，这树上朝南的一根树枝突然就断了。她对老伴说要出事了。可她老伴是个犟老头，硬说没事没事。没有想到七天后，老伴到南面的山里采药时，果然就摔死在林子里了。

"你说怪不怪，这神树连他死的方位都给我们说了，我那死鬼就是不听神的话！"

说着话时，老人放下手里的扇子，虔诚地向树作起了揖。

人和自然之间，或许本来就有一条能够相互沟通的幽道存在着的罢？只是在嘈杂浮躁的大都市，人们成天忙于挣钱、花钱、享受，全身心都投入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算，这条通道早已经被世俗的尘埃湮没、堵塞了，于是大自然向我们发出的警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麻木的心灵也就无法感知。但在山岭绵绵，丛林茫茫的秦岭山区，一家一户散落在山林深处的山里人，一生都是在大自然的关照下度过他们每一个日子的，这条幽暗通道，大概就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达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吧？

第31节：有灵魂的树(3)

在我老家天水的伏羲庙里，原来有依照伏羲六十四卦排列栽植的六十四棵柏树。当地人认为农历正月十六是伏羲诞辰，这天早上鸡叫头遍，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挤进庙内，向古柏祈求平安。

那种场面我是经历过的。

沉沉夜色里，小小的伏羲庙内烛光摇曳，香烟熏人。人们前呼后拥地挤到苍老的柏树前，把早就准备好的红纸人贴到树上，然后用香点燃艾草，再把艾草粘到红纸人身上。据说你如果什么地方有病，就把艾草粘到红纸人的什么部位，绝对药到病除。这样的习俗，从明代建起伏羲庙以来，在天水城里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至今无法预知的因果在里头的呢?

在秦岭，尤其是在陕南、神农架一带的秦岭山区，高山和森林势力和气势覆盖了一切，统领着一切。即便你是冒然而来的闯入者，如果在林子里走得久了，你就会感觉到那些围绕在你四周的树木，有一种既如微风一般轻飘，又如洪水一般汹涌沉重的呼吸，正在一点一点将你的肉体和灵魂溶解、消化掉。于是你松弛的心灵会骤然间紧张起来。这时如果收住脚步来倾听，你甚至会听见漫山遍野的树木，在用一种你无法破译的语言相互交谈、交流或者倾诉。在周至县老县城附近厚畛子的那个晚上，我借宿的那户农民窗外的一棵老核桃树，在忽起忽落的骤雨里吱吱呀呀响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我向老房东说起，老人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山里头冷，树被冷得打哆嗦哩。"

也许，这是真的罢！

一路上，我发现秦岭以南许多地方志书上记载的奇异现象，有不少古树显灵的记载。在神农架附近的房县，我从一本近几年出版的《房陵风情》上看到这样一件事：青峰镇老街有一棵古柏，当地人称"柏老爷"。据说这棵树是元代永乐年间修建真武祖师殿时突然从地下长出来的。清代，住在殿里的一位叫代天银的道士满身生疮，久治

不愈。一天夜里，道士梦见一位白髯老者从古柏里走了出来，一边告诫他要多做善事，除暴安良，一边用拂尘在背上轻轻一扫，毒汁便流了出来。几天后，道士身上的毒疮全好了，这道士于是一生都除恶扬善，成了远近有名的"侠道"。这件事传出后，当地百姓求子祈福，问事医病，都来给柏老爷烧香许愿。

一棵普普通通的柏树，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灵。

1958年大炼钢铁，有人想把"柏老爷"砍了炼钢铁，没有想到一斧头下去，火星四溅。又一斧头下去，古柏血如泉涌。砍树的人吓得魂不守舍，逃回家后便病倒在床，整整躺了半年。

这样的故事，一路上几乎到处都能听到。

《洛南县志》记载，页山河乡柏镇庵村有一棵古柏高21米，清道光三十年商州知州就为这棵树作过一篇《页山古柏记》。那棵树后有一座古庙，树上披满了信徒们挂的红，至今香火很旺。洛南一位搞书法的朋友说，几年前他到那里，看见树下有不少奇形怪状的树枝，想拣一根做笔架，一位老人急忙劝阻说："要不得！这树是神树，拿了神树上的东西，是要倒霉的。"

第32节：有灵魂的树(4)

那位朋友说，老人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前几年，树上掉下来一根的碗口粗的树枝，有人拣去想盖房用。可锯子刚锯了几下，晴朗的天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房子刮倒了，父子俩也被压死了。树旁那座庙里，过去住的一位道士，一辈子除了修仙，每天给古树浇水培土，为人既清贫又正直，到死的时候连一块棺板都没有。就在道士去世的当天，一根大树枝突然断裂，落了下来。村里人用那根树枝，刚好给道士做了一副棺材。

这些神秘离奇的故事是真是假，实在是没有办法探究。

人们给我讲起这些故事时，总是连时间地点和见证者的名字都讲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也就只好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话又说回来，在秦岭深处，尤其是安康、商洛和神农架一带，至今还东一户西一户，处在散居状态的山里人，除了在密林深处种一点用来养命生活的五谷杂粮以外，实在是再没有别的事情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了。一路上，我经常看见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一整天都坐在密林深处的石板屋前，半眯着眼，久久地盯着面前的一棵大树、一块石头，或者一只狗、一头猪，即便是不说一句话，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正在以一种平静如水的心态，与它们交谈、交流、沟通，互诉衷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棵本来没有灵魂的树，在人的精神和情感不断的抚摸、激发、呼唤、映照中，也许会突然之间从旷世亘绝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于是它们也就和人一样有了喜怒哀乐，有了是非曲直，甚至有了神性和灵魂--被人的情感和精神唤醒了的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这时也和人一样，具有了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生命，可以惩恶扬善，可以警示后人，并且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与厮守着它的人们，共享人间悲欢离合……

这一切，应该是真的吧？（4000）

第33节：行走在水上的神(1)

行走在水上的神

秦岭以南有三条主要河流：它们是嘉陵江、汉江、丹江。

这三条河流，再加上它们密如蛛网的支流，在秦岭南麓群山峻岭之间纵横漫流，就构成了南秦岭山水相连的自然景观。

秦岭主脊牛背梁南侧的柞水，是一个山重水复的山间小县。商代初年，由雍州和梁州迁徙柞水的第一代居民刚到这里时，柞水境内山水横流，河水就在满山遍野的柞树之间流淌，所以就把这个他们新的安身之地取名柞水。

流动是水的生命方式。水一旦停止流动，就成了生命的废墟。

然而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流水，毕竟太无常，过于虚无了。它那种来无踪去无影的飘逸，就象我们内心所敬仰的神。所以常年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坚信，水不仅有灵魂，而且也有喜怒哀乐。江水暴涨，洪水为患，是生活在水里的神祇在发怒，在惩罚人类。于是为了表达对这种神灵的敬意，人们就创造出了水神、江神和河神来。

我见到的第一座江神庙，是在嘉陵江上游山城略阳。

那是一座浑身都散发着阴森、阴暗的神秘气息的建筑。就建在嘉陵江边上。高墙深院，危檐峨顶的庙门，远远望去，像一只变形了的骷髅头像。庙里戏楼、鼓楼和殿宇上木刻人物，一身北方游牧民族装束。而且从建筑物上熊、野猪、猿猴之类的动物装饰浮雕图案可以断定，这应该是一座具有古代羌族风格的建筑。

治水英雄大禹是羌族血统。早年生活在甘青高原的古西羌人，有一支就是从嘉陵江一带的秦岭南坡进入岷江地区的。现在的略阳土著，还遗留着羌族血统。

嘉陵江是古代四川除蜀道外连接陕甘的唯一水上通道。在很长一段时期，略阳码头船来船往，商贾云集。江神庙就是当地绅士和船老板、船帮会共同修建的既可祭祀水神，又可休闲雅聚的船帮会馆。

我去的那天是礼拜天，殿门紧锁，也就没有看到那里供奉的江神到底是哪一位神仙。因为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主管江河湖海的神，本来就杂乱无章，莫衷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水神有河泊、东海龙王和伏羲女儿宓妃。有人还说那位用头撞倒不周山的贡工，也是水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后来成了管理钱塘江的江神。这些管理江河事务的神中，洛神宓妃是女性。她的美貌让曹子建怀恋不已，最终促成他写下了《洛神赋》。

略阳这座江神庙里供奉的，是不是那位溺水而死后受天帝之封，掌握江泽湖海上风浪行旅，生死祸福的河伯冯夷呢?

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里的神，大都是男性。这在男人统管一切的男权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位江河之神河伯，不仅喜怒无常，而且贪财好色。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西门豹治邺时，河伯不仅要求老百姓往河里抛撒钱财，还要他们每年敬献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与他为妻。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兴风作浪，让灾难降临人间。

在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让一个本来就虚无缥缈的灵魂保护自己，也算是对心灵的一种安慰。

南秦岭丛林茫茫，峡谷纵横。那些在水上漂泊的商人、水手，终年就在风浪无时的水面上行走。今天出行，明天能否回来，只有滔滔江水知道。于是在解缆出行之前，朝江神磕个头，烧一柱高香，即便是葬身风浪，有这袅袅香烟领路，他们还可以在江神庙找到回家的路。

一条汉江，把南秦岭纳入了荆楚文化圈，再加上古代巴人遗风，从汉江北岸往安康、商洛，越是靠近湖北，山岭就愈高峻，人烟愈稀少，信鬼好祀，重神厚巫的楚文化味道就越浓。

从宁陕广货街到柞水，公路在终南山南侧山岭上绕来绕去二三十公里，看不见一户人家。翻过平河梁，进入发源于终南山南麓的乾佑河峡谷，有了依山而居的人户，临河建起的庙也多了起来。

第34节：行走在水上的神(2)

秦岭以北最多见的是土地庙，翻过了牛背梁，凡是有水流过的地方，无论大河小溪，只要你看见了水神庙和山神庙，附近必然有人家居住。

神是人供起来的，有了人家，神也就跟着来了。

司机是安康人，指着路旁、河边的庙说："商洛人很迷信，到处建庙。"

小伙子看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贾平凹就很迷信。你看他写的那些小说，神神道道的。"

到了七里峡，远远望见七里峡口又有一座庙，披满了血红的红布。这显然是供奉水龙王的龙王庙，紧挨着大桥，庙门两侧各立着一把大刀，刀刃上锈迹斑斑，但立在这荒郊野岭的古庙前，我还是能感觉到一股腾腾杀气迎面逼来。

司机说："你说怪不怪，这条河年年发大水，前年那场水把这半截公路冲垮了，唯独这庙和大桥好好的。建这座庙前，乾佑河一发大水，营盘镇就遭灾。后来，有人梦见一条白龙从峡口飞上了天，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庙。"

也许人世间是存在一个我们无法看见的天地的。

尤其是在河面终年笼罩着迷茫雾瘴的汉江下游一带，飘忽不定的流水，弥漫在山林之间的山岚云雾，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

在竹山，和作家华赋斌谈起秦巴山区自然崇拜现象时，他认为西楚文化里的巫观文化关注来生，崇尚万物有灵，体现了原始文化人类在灵魂上对大自然在精神上的认同和交融。这里山大林密，人烟稀少，一个人在没有人与他交流的时候，就只好成天坐在那里与门前的河水，或者一棵树、一头牛说话交流，倾吐心事。久而久之，人的灵

魂和感情信息，就传递给了那些物体。他就亲眼看到过巫婆在念了咒语之后，一伸手，别处的东西就可以到自己手里来。

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许将永远是一个可以产生许多答案，却谁也无法解开的谜团。然而对于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和秘密的山里人来说，与其在无望中等待没有结果的结局，还不如为一种念想活着的好。

有了念想，人活着才有理由。

从宁陕出来的时候，照相机坏了。为了到商洛买相机，我放弃了沿乾佑河南下镇安的计划。但从商洛市政协编的《商洛文史》上，我抄录了一份镇安县米粮镇滑水河黑龙洞（庙社）碑碑文：

我黑龙庙社由来已久，先年兴修庙宇，创立戏楼，以及逢会演戏，皆于社内推报经首。后龙王威灵普著，法雨均沾，酬神了愿者，航海梯山，无远弗届，香火相属於道，匾额悬挂如林。每逢会期，报名注册、领报单、接会首者，至两千余。果神圣通灵，终古如斯，固所深幸。倘后不逮，先则社外者裹足，而社内者当共具□□。凡补葺修造土木，非夫谷公务，皆易踊跃捐资，未可推诿而别或有所藉。邑因将本社原来境界勒于石，以志不忘云。

第35节：行走在水上的神(3)

东至善阳地界 南至大岭

西志钻天寨界，顺大河下抵陈家梁，胡家直上红岩头

北至红岩大梁为界

民国拾年中秋月合社首人同立

这条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就建有龙王庙的黑龙河，从《陕西省地图册》镇安县区域图上都查不到它的名字，但为了维持黑龙庙求神者云集，捐献者迭涌的秩序，后人竟不得不将黑龙神所管辖的区域刻碑告示。足见这位水龙王的神威，在当时周边百姓心目中，已经赛过了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

其实在过去，对奔流不息的河水上飘飞不定的河神充满敬意的，何止这些依靠山林河水生存的老百姓。中国古代官方祭祀礼仪中的山川之祭，就是专门为祭祀山水之神而设立的。对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洛水在内的四渎，甚至还要皇帝亲自祭祀。汉宣帝神爵元年，朝廷下令各地，对当地有名的江河湖海，要每年常礼祭祀，以祈人寿年丰，天下太平。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亮闪闪的河流，正从浓雾紧锁的天地之间奔涌而来。大地山川都消失在了昏暗、沉重的雨雾之中，只有河水如对抗黑暗的幽灵，在苍茫之中飘动、行走。一团又一团神秘的烟云在水面上升腾聚合，好像河神水妖在虚幻的大地上舞蹈。

那是我从十堰去南阳的路上，在丹江口亲历过的一幕。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九歌》里屈原写给河神河伯的祭词：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望归，惟极浦兮寐怀；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惟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纹鱼，与女游兮之渚；

流澌纷兮将下；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

黄河之神河伯和洛水女神也和人间男女一样，在云蒸霞蔚的水上互吐爱慕之情，而且飘逸浪漫之极！

从另外一种神话传说中还可以看出，让人间敬谢不敏的水神，总是淫荡无度。河伯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就连那位让曹植神魂颠倒的洛水之神宓妃，也是性情放荡，在与河伯结婚之后又与后羿相恋。可惜后羿这位射杀九个太阳的一代英雄，为了美人水妖，连性命也被天帝收了回去。

神境和人间，本来就是一回事。

不舍昼夜的江河，还在高山大川之间奔流。

当我们从奔流不息的河水上看见自己的影子的时候，透过弥漫在江河湖泽上的那个扑朔迷离神的世界，我们同样可以看见我们情感的秘密和精神的真相。（3300）

第36节：黄土下的城邦(1)

黄土下的城邦

新华社兰州１０月２１日电（记者冯诚 谭飞 张燕）考古专家们历经２０多年研究后认定，大地湾遗址史前聚落所展现的从一般聚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在同时期遗址中唯一的发现，可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见证。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树德副研究员日前在遗址现场告诉记者："我国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只有大地湾能在一个遗址内提供原始聚落历经３０００年的发展轨迹，揭示聚落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完整演进过程。"

2002年岁末，新华社播发这篇题为《大地湾遗址：从乡村向城镇演变的最早见证》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大地湾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写道："如果大地湾不是在5000年以前被彻底埋葬，如果大地湾一带能形成如当年希腊、 斯巴达、雅典一样的城市，其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还会不会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呢？"

这其实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疑问。

因为大地湾文明连同她前后延续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已在呼啸而来的浩荡黄土下归于沉寂了。就在半坡村和河姆渡被发掘好多年以后，大地湾--这座位于西秦岭北坡秦安县五营乡的原始社会遗址，还覆盖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只有5000年。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位农民在清水河畔南面的坡地上犁地，就在闪亮的犁铧深入到这片坡地某一个角落泥土深处的一瞬间，黄土下竟突然蹦出了一只五彩斑斓的彩陶！这只饰满鱼纹、水波和简单记事符号的陶罐，犹如一轮倏然从沉积千年的黄土下跳跃而

出的太阳，使黄河中上游的中华远古文明一下子云破天开，呈现出令世人震惊的眩目光彩。

在其后断断续续二十多年间，考古人员从那里先后发掘出一万多件陶器和石器，以及200多座新石器时期房屋遗址，一大批墓葬、灰坑、灶址、壕沟。

沉睡于地下整整七八千年的大地湾氏族社会遗址神秘面纱一经揭开，中国考古界便欣喜若狂。他们自豪地向世界宣告，大地湾考古发现证明，发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中国远古文明史，不是5000年，而是8600多年。

"而且这还不一定是最后的结论。"曾经一直参与了大地湾考古挖掘工作始末的大地湾文管所所长对我说，"总面积235平方米的大地湾文化面积，我们才挖掘了1．38平米。让世界震惊的发现，说不定还在后面。"

我的脚步落在那座被考古界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巨型房屋遗址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就生出了茫茫疑团，而且至今无法解开：从距今8300年到距今5000年期间，大地湾人到底是依靠什么力量，在清水河之阳这片坡地上能够持续生存3000多年呢?

第37节：黄土下的城邦(2)

三千年，对于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人类历史进程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从商汤灭夏到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也无非经历了3000年历史岁月。那么在大地湾文明从萌芽、发生、发展，到达到最后辉煌的这3000年间，大地湾人是不是仅仅创造了这些深埋在黄土下的村落屋舍、精美彩陶，我国最早的地画、最早的文字，以及世界上最早的高标号"水泥"、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呢？除了眼前可以看到的这些遗迹、遗物，我们还能以何种方式复原或者想像大地湾那历经了3000多年而长盛不衰的生活景象呢？

带着理不清的疑问，我从六七千年以前大地湾人给我们留下的那一片残垣断壁中走了出来的时候，馆长告诉我，就在这座建筑面积420平米，三进三开门岩石人巨型建筑周围，还掩埋着发掘后又回填的100多座房屋遗址。

西安半坡村原始人聚居区内，仅仅发现了40房屋遗址；比大地湾晚了一两千年的大汶口，也没有发现更大的聚居建筑群落。这或许就是郎树德先生将这里视为我国远古时期城市前身的理由吧？

在一个地方聚集了那么多房子，这不是城市又是什么呢？

大地湾山坡下五营乡政府后面的一块平地上，有三座复原了的大地湾氏族部落聚居村落。那是一种半地穴状的圆锥形建筑，几根木棒呈" 人"字形聚拢到一起，外侧涂以青草泥巴，既可避风挡雨，又可防御野兽攻击。屋内有御寒取暖，烧饮煮饭的火塘。

这是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大地湾一期的房屋。

那个时候，大地湾人还处在母系氏族时期。这座房屋的支配权，还在女人手里。文管所讲解人员开玩笑说："那时候，这房门是永远敞开的，只要女人愿意，可以和部落里任何一个男人发生关系。"

大地湾人在建立自己的城邦的时候，是从河谷开始，一步一步向坡地上发展的。从清水河谷地到大地湾山坡，仅仅几华里路途，大地

湾人整整走了3000多年！

3000年间，大地湾上空的太阳起了又落，落了又起，人们在混沌初启之时并不清明的天空下摸索、 发现、学习，并且开始熟练地狩猎、捕鱼，在当时肯定十分湿润肥沃的坡地上种下第一株糜子和油菜。当漫长而恐怖的黑夜降临之际，被猛兽驱赶着的人们惊悚地穿过密林，蹚过湍急的河水，朝如今已建起一座大地湾博物馆的高坡上聚拢过来。那时的大地湾人，也许还没有交流语言。人们打着手语，用简单的音节相互沟通，并在这至今看起来都是一块风水宝地的斜坡上聚居起来。另一个附近部落的人紧随其后，也来到了大地湾的山坡上。渐渐地，大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落，建起了密集如城镇的屋舍。

第38节：黄土下的城邦(3)

就在这座城镇雏形形成的时候，大地湾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父系氏族时期。大地湾人不仅有了以男性为主体组成的家庭，而且出现了代表男性生殖崇拜的男性生殖器陶祖。

漫长的3000多年岁月，大地湾人从来就不曾远离这片群山环抱的山谷。但大地湾人的生活，却在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的居住方式，从散居发展到了聚居；原始的渔猎生涯，正在被农业文明的种子代替；简单的文字符号和日渐复杂的图案，画满了各式各样的陶器；男人已经从社会生活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大地湾更多的建筑，至今还埋藏在地下。

如果能够将现在已经发掘的所有建筑复原的话，我们眼前将崛起一座屋舍密布，巨型建筑密集，沟壕环绕的山间城市。那座考古编号为F901的"原始人大会堂"，就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密集的房屋中间崛起了更多的巨型王宫。平常的日子，人们在周围的山坡上种地，到不远处的清水河里捕鱼。太阳落山的时候，便从四面八方回到这座城市。家家户户的屋舍上面，这时就升起了袅袅炊烟。到了夜晚，那时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就聚集到那座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市政广场，点起篝火，且舞且歌。

温暖、温馨的城市生活，让大地湾人感到幸福、安全。

或许，那时候这座大地湾城邦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得多。

就在这座城市在西秦岭北坡的大地湾拔地而起的时候，远在地球另一侧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也出现了城邦制国家的雏形。

徘徊在阳光朗照的大地湾坡地上，让我至今迷惑不解的是，在五六千年以前，到底是什么力量给了大地湾人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

这座城市消失于距今5000多年以前。

那么，大地湾人为什么要突然放弃他们苦心经营了三千多年的家园?

是天灾? 人祸? 还是另有苦衷?

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还得等待大地湾深埋在地下的所有秘密被揭开之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地湾人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把那一座座贮藏着他们的幸福和梦想的宏伟宫殿，一件件刻画着他们对高山、河流、天空、大地种种印象与冥想的陶器，以及埋葬在坡地上的先祖的遗骨留在身后，含着泪水，与这座人类最初的故园诀别的。

前后延续了3000多年的大地湾文明，就这样永远归于沉寂了！

大地湾文明的消失，也许曾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有可能，一切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做过这样的猜想：大地湾文明走向极度辉煌的仰韶文化中后期，正是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生活的时代。

第39节：黄土下的城邦(4)

那么，大地湾文明的兴盛与衰亡，会不会与伏羲、女娲有关呢?

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离开家园后的大地湾人，并没有消失。

就在大地湾人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大地湾氏族首领的伏羲氏在神秘卦辞提示下，率领风姓蛇族告别大地湾故土，依着秦岭北麓山地，沿渭河翻山越岭，向东迁徙。在宝鸡一带短暂休整之后继续东进，他们与渭河中游一带的半坡人汇合，开始共同创造新的生活。

如果把历史与神话相联系考察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人走了，城也就空了。

滚滚而来的黄土年复一年，终于将这座古老的城邦掩埋在了地下。

伫立在铺满阳光的大地湾坡地上，当年曾参与大地湾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地湾博物馆馆长扬手随便一比划，指着山梁下长满庄稼的坡地说："你站的地下，说不定还埋藏着一座大地湾时代的人民大会堂呢！"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几乎与大地湾出现城市雏形同时诞生的巴比伦城，前后存在了将近3000年，不仅直接孕育了巴比伦王国，而且在公元前两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期间，发展成了亚洲著名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欧洲城邦制也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最终孕育并造就了如雅典、希腊一样影响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几千年的著名中心城市。而大地湾文明则在一座城市正在成长的路途上戛然而止！

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为什么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口就以如此强烈的反差急转而下呢?

离开大地湾的时候，我的内心依旧充满了疑问。（3400）

第40节：蓝田遗骨(1)

蓝田遗骨

中国已经发现的原始人头骨，除了元谋猿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就是在秦岭主脊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了。

从天水出发，一路上沿着秦岭自西向东行走，我一直都试图追寻并体味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梦境，所以一到蓝田，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看115万年以前我们先祖的模样。

去蓝田猿人遗址所在的九间房乡的公路，大致还走在秦始皇修建的供皇帝出巡时使用的九条驰道之一--秦楚大道蓝关古道上。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十八次出游河南郡县，回来的时候，就是取道蓝关古道翻越秦岭，回到都城长安的。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向南，就可以到达商洛，直抵湖北和河南。

进入八月底，秦岭以北便迎来了秋雨绵绵的雨季。

从西安到蓝田，一路雨雾蒙蒙。

到了九间房，就进入了终南山一带的秦岭深处。飘洒的秋雨已经充满了凉意。迷茫雨雾漂浮在山岭上。仅有几间铺面的街道上到处是泥浆。十多天以前还在商洛的时候，我就从报纸上看到，8月4日凌晨，一场暴雨和泥石流奔泻而下，九间房一带几乎变成一片泽国，蓝田猿人遗址新生代地层刨面保护厅也被水淹。

在一间破旧的乡间旅馆，从一张废旧的《西安晚报》上看到蓝田猿人遗址遭遇水灾消息的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

人类起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定论。但自从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之后，国外研究者甚至把中国人的起源，也归结于非洲。

对古人类学，我知之甚少。但凭直觉，把中国人的起源与非洲人拉到一起，怎么也让人觉得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所以1963年蓝田猿人被发现的消息一传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半夜12

点赶到中国科学院蓝田猿人头骨修复室，去观看那具深埋在秦岭山谷的我们先祖遗骨。就在与埋藏在地下一百多万年前那个女性头骨相遇的一瞬间，郭沫若先生激动不已。从这具亚洲北部最早直立行走的古猿类化石中，他恍惚看到了生活在秦岭密林里的我们先祖创造生活的壮阔场面。世界考古界于是也不得不从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人的出现中，再度调整他们对中国人起源的态度与视野。

无论亚洲非洲，还是欧美，人类在最初的年代肯定有过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么大一个地球，人类最初的家园只有一个。

顺着公王村后一条盘山道走上去，就到了坐落在公王岭山腰的蓝田遗址。

大概是刚遭过水灾，又是阴雨霏霏的天气的缘故吧，蓝田猿人博物馆只有我一个来访者。售票处一位中年妇女看我疲惫不堪的样子，门票也免了，招呼我把背包放在房子里，让自己随便去看。

远处山岭上山雾弥漫，绿树如盖的蓝田猿人遗址笼罩在巨大的寂静之中，只有细雨落在树叶上的天籁之音伴随着我轻轻的脚步。到陈列室的台阶只有二三十台，我却如穿越了茫茫时光隧道。面对陈列室那一件件110多万年以前的动物化石、蓝田人时代使用过的旧石器和那具复原的蓝田母亲女性头像，我只能凭借想象在至今都峰高路险，山大林密的秦岭山区，寻找我们先祖的踪迹。

距今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以前，在秦岭北坡槽沟地带的公王山一带的密林深处气候温暖湿润，这里还是老虎、象马、犀牛、纳马象等南北方巨型哺乳类动物的乐园。茂密的森林，水流丰沛的灞河，为猛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它们成群结队在丛林里悠闲地散步，在河边草地上享受温暖舒适的阳光。刚刚从古猿向人进化的蓝田猿人，则一会儿四肢爬行，一会儿直立行走，在逃避和躲闪中穿行在这些猛兽中间，并开始用前肢采摘野果、打磨古老的石器，最后在公王山一带的山坡上，建立了自己的领地。

站在公王山，穿过茫茫秦岭朝南望去，我还可以看到在蓝田人之后，围绕着秦岭先后出现在陕西洛南县的洛南人，以及南秦岭南麓鄂、豫、陕三省交界的湖北郧县境内生活的郧县猿人，伏牛山南侧的南召猿人，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秦岭山林生活、创造的场景。

第41节：蓝田遗骨(2)

这些生活在秦岭山地的古猿人，一个个体格健壮，头骨低平，门牙粗大，就象现在的中国人和蒙古人一样--而且绝对有别于赤道人和欧洲人。

这些人，才是我们和蒙古人正真的祖先。

蓝田人的发现，是从一颗原始人牙齿遗骨开始，才揭开沉睡了100多万年的我们祖先的秘密的。而且就在发现猿人牙齿骨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大堆剑齿象、小古熊、剑齿虎、三门马、大角鹿等各种动物化石和蓝田猿人的女性头骨。就在蓝田人头骨被清理出来的时候，世界考古界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到了秦岭深处这个叫公王山的地方。

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印度尼西亚爪哇、中国周口店、阿尔及利亚突尼芬才发现过猿人古化石。

8月4日水灾之后，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厅已经关闭。

给世界以极大惊喜的蓝田猿人头骨发现的地方，在蓝田猿人遗址陈列室后边的山坡下。那里已经建起了一座八角亭。从那里望过去，山下公王村烟树缭绕，坡地上玉米林一片苍翠。我突然觉得，110多万年以前蓝田人生活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些来头的。否则，远在秦岭深处一个既没有诞生过王侯将相，又不曾有哪个帝王建都立业的地方，怎么会取个如此充满帝王之气的村名呢?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伏羲和女娲。

2001年中国新闻社曾经播发了一条消息，说在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有一座华胥陵，相传就是伏羲之母华胥氏的陵冢。华胥氏是履巨人足而受孕，怀上了伏羲的。而华胥镇和九间房乡的公王山，同属灞河流域，当年华胥氏所处年代，也在母系社会时期，那么华胥氏与蓝田猿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蓝田人的遗骨静静摆放在灯光暗淡的陈列室。只要稍稍用情感的呼吸轻轻拭去堆积了110多万年的历史尘埃，那古老神秘的生命光彩，

就会深入到你本来宁静的内心，然后你将看到一片古老原始的生命光芒，正在将秦岭和中华大地照亮。隐约之间，我还能听到山下河谷里传来一声，又一声石头相撞的回声。

那是蓝田人在打磨石器，或者华胥氏在创造新的生活。

尽管和蓝田人遗骨一块陈列的那些粗石器是那样的简单、笨拙，但那是在110多万年以前啊！有了石刀，蓝田人就可以把捕猎得来的野兽兽皮割开，把树枝削尖。就是这些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石器，给了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自信。

从蓝田猿人遗址出来的时候，天色愈加晦暗了。

没有游客，博物馆也准备关门下班了。

下山的路上，我问一位老人，平时到这里参观的人多吗？他说不多。我问为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说："蓝田猿人头骨没有被盗过，名声不大。"

第42节：蓝田遗骨(3)

老人的这一句话，竟让我想起了敦煌和麦积山石窟。

我老家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就在秦岭山脉深处，那里的泥塑艺术空前绝后，多少年来却名不出闺。一次和几位朋友谈及此事，一位朋友却一语惊人地说："麦积山石窟不出名的原因，是没有像敦煌一样被外国人盗过。"

这也许还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这个世界上，难道只有大悲才能产生大美吗?

比如北京猿人，其生活年代整整比蓝田猿人晚了五六十万年。可是，由于1941年12月，美国人为逃避日本侵略者，在将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头骨运往美国本土的时候，珍珠港战事暴发。北京猿人头骨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然而，在我们多少年的历史教科书上，一个没有了实物的北京猿人化石，已经成为专章必修的内容，而蓝田猿人及其历史，却被匆匆地一笔带过。我不是历史学家，本来没有权利对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指手划脚。但在面对中国人根源在国外的谬论的时候，我总觉得对我们的下一代讲清楚，在元谋猿人之后，中国还有诞生于秦岭深处的蓝田猿人，蓝田猿人的头骨，也还在中国。

这种没有经历大悲的大美，不是更完美一些吗? （2800）

第43节：迷失仰韶村(1)

迷失仰韶村

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始于何时?

我没有详究。但是在位于秦岭东延部分，河南省三门峡境内仰韶村古文化遗址被发掘之前，国外考古界曾经断言"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这个看起来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否定句，多少年来却像一根芒刺，扎在中国考古界心中。直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界才第一次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在距今五六千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南省渑池县境内的仰韶村，不仅生活着一支非常强大的原始氏族，而且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黄河流域远古文明。

去仰韶村那天早上，豫西山地被一场大雾笼罩着。从三门峡一带绵延而来的崤山，在云山雾海里直奔洛阳而去。潮湿的大雾落到地上，河谷和山坡都湿漉漉的。公路上匆匆行走的行人已经换上了秋装。

从地理意义上讲，河南境内的伏牛山、熊耳山和崤山，都属秦岭山系。东汉建都洛阳，就是看上了伊川盆地既有左青龙崤山和右白虎熊耳山护卫，又有洛水为龙脉的帝王气象。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在陕县东利用崤山天险，伏击并全歼秦军，创造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伏击战战例--秦晋崤之战。

那场被后世军事家认为是巧用地形打伏击战典型案例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晋占了便宜，但秦晋之盟从此破裂，晋国因此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最终被秦所灭。

渑池县城浸泡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之中，街道上积水横溢。

没有去仰韶村的公交车，几次讨价还价之后，3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没有跑过仰韶村，一路上边走边问，才从积水成潭的山道上到了仰韶村附近。

这里是崤山支脉韶山山区。山岭绵延，沟壑纵横，有很深的黄土层。幽深的沟壑里，平缓的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玉米林。

问起仰韶遗址的情况，中年司机只是淡淡地说："那地方，只有搞研究的人才去。俺们看不懂。"

前一天晚上一场大雨，仰韶村前的公路裂开一道大豁口。车刚到那里，一位老人便热情地跑上来问："是看文化的吗？路断了，不好走。俺给你带路。"

没等我发话，老人拉开车门，就钻了上来。

从车窗可以看到，旁依着山坡的仰韶村前，有一座高高的纪念碑。我们问那是不是仰韶遗址。老人说："不是。看文化要到村北面。"

到了住着几户人家，恶狗守门的地方，老人招呼车停下来。

下车一看，四周是一片庄稼地，郁郁葱葱。一块沉陷下去的坑地上栽满了花草。依着土崖建起一排普普通通的平顶房。前面树起一块石头上，刻着"仰韶文化遗址"几个字。

六十多年前让世界震惊的仰韶文化遗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老人已经招呼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打开了陈列室的门。

依着裸露着土层建起来的一排平房里，摆着一排玻璃柜。里面摆放着些石刀、石斧之类的石器，还有一些仿制的陶罐、陶碗一类的陶器。陶器上的宽带纹、网纹、鱼纹图案，倒确实是仰韶时期的风格。猩红的红烧土，配以各式各样记录着原始人梦想的精美图案，再加上在仰韶村这个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地方，与这些象征并代表了华夏民族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物品相遇，我感到梦与美的极致，也只有在仰韶文化时期那些红烧陶器上，才是最完美的结合。

美是伴随着人类诞生才出现的。而且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产生的。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在这些陶器上留下这些几何图案的那一刻，也只是一种激情和渴望，让他们在表达与诉说中完成了对一种情感的描述。

然而，本来就简陋的陈列室，陈列品实在太少了。我有些失望地问老人："仰韶遗址就是这个样子？"

老人指着裸露的土崖说："这就是文化层。你自己看吧。"

裸露在陈列室的土层，确实有一层接一层的夯土层和红烧土层。据我后来见到的资料介绍，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层东西长90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30多万平米，而且文化土层厚度有两三米。

第44节：迷失仰韶村(2)

仰韶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稍有涉猎的人都很清楚。就凭这座长不足15米，宽只有2米左右的陈列室一点东西，我怎么能够寻觅到深刻影响了黄河流域远古文化的古遗址的精神呢！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开门的老太太堵在门口，将一张印有"仰韶文化遗址门票"字样的条子塞给我，开口就让交20元门票钱。

这时候，我才确认上了当。但无论如何，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石器、陶器和文化层，已经看过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只好掏10元钱，走人了事。

雨停了。

仰韶村被碧绿的玉米地环绕着，非常安静。一两华里之外的仰韶村前，那座纪念碑看起来更清楚了。原打算再到真正的仰韶遗址看看，但停车的路口两只恶狗凶狠地朝我且扑且吠，司机也在催促，只好隔着车窗遥望仰韶村渐渐淹没在绿色的山峦后面。

一路上，我一直在为到了仰韶村，却没有看到真正的古遗址报憾。但是现在转念一想，我不是考古学家，就是到了六十多年以前发现的仰韶遗址前，也看不出个子丑寅卯。而且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无非是想体验一下距我们生活的现在五六千年以前的仰韶时期，我们先祖创造、生活的情境而已。这种感觉，就在进入那座陈列室的那一刻，我已经体验到了。

有了感觉，我就不虚此行。

汽车再次转弯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仰韶村前的那座纪念碑。

（2000）

第45节：穴居时代(1)

穴居时代

有句古语，叫"入土为安"。依我来看，其本来的含义应该是说，我们的凡身肉体本来就是女娲娘娘用泥土创造的，死了以后再回归泥土，就算是叶落归根了吧?

然而在秦岭山区，面对那些到现在还住在山洞里和土窑中的山里人时，我就又想"入土为安"这个成语，是不是和人类最早居住在地穴里有关呢?

大地湾人、半坡人、仰韶村人，都居住在半地穴的房子里。现在豫西山区的地坑式天井窑院，怎么看都能让人感觉到远古时代原始人洞栖穴居的影子。

去西张塬庙上村看这种天井式窑院的那天，崤函大地秋雨迷茫。

从三门峡市区到当地人称为西站的陕县，坐公交车也就二十来分钟路程。但三门峡与陕县之间的公路上建了一座收费站，乘客坐1路公交车从市区到了收费站前，便被赶下车，步行绕过收费站，再坐上等候在收费站另一侧的1路公交车，才能到达陕县县城。

这种在中国境内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市区公交线路，让我啼笑皆非--十年前去深圳，过那些围绕在深圳市区四周的边境检查站时，我就有过这样的遭遇。于是转念一想，当下中国，为了经济利益，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奇不有，更何况是在创下全国公路收费站密集之最的河南呢！

相对于有了三门峡水库才兴建的三门峡市，1960年三门峡水库大坝拦洪时被淹没的古代陕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豫西地区文化中心。夏商征战、假虞灭虢、秦晋之战等一系列曾经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直接影响的重大事件，都与现在被称为陕县的陕州有关。然而到了秦岭以北，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古城历史，都已经被滚滚而来的现代文明大潮淹没了。快餐店、洗头房、不土不洋的商场、正在拆迁建

设中的街道，以及一路上都伴随着我的刀郎歌声，让我烦躁得不想在这街道上多驻留一刻钟。

找了几位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我要去的庙上村在哪里。好不容易上了一位中年司机的车，却沿着盘桓在山岭土梁之间的乡间公路，将我带到了崤山支脉山顶上的张汴乡。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了去庙上的正道。

秦岭以北的豫西一带，堆积了厚厚的黄土层--从遥远的蒙古高原乘风南下的浩荡黄土的脚步，就是被秦岭隔阻在了这座绵延在中国内陆腹地的山岭北侧。

往庙上去的公路，一开始在平缓的黄土丘陵上穿行。随着地势升高，我的视野里就出现了和陇东董志塬一样平展展的土塬。郁郁葱葱的玉米地和硕果满枝的苹果园让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秦岭北麓的富庶之地。与峰岭相连，人烟稀少的南秦岭山区相比，浩荡黄土赐予北方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而生活在山林深处的南秦岭山民，则经常沉浸在山雾弥漫的梦幻之中。

坐在满车箱都是从县城赶集回家的乡间公交车上，让人奇怪的是公路两边不断地出现张村、李村一类的标志牌，却看不见屋舍村庄。邻座一位老人告诉我，你只要看见有一堆一堆的树，那树下面就有人家院落。

走了不多久，公路两边突然冒出一堆高高的树冠来。从车上望过去，树冠是从平地上一个大坑里突兀地升起来的。在一堆接着一堆的树冠中间，就有了村道和稀稀拉拉点缀其中的新建起来的红砖瓦房。三两个老人在村道上走动，犬吠声、鸡鸣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就从树冠下面的土坑里隐隐传来。

这就是至今保留了远古时代先民洞栖穴居遗风的豫西天井式窑院。

从在山洞里躲避风雨猛兽，到掘地为穴，居住方式的进步，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而进化的。到了西张村镇庙上村新建的天井

窑院旅民俗村，老板提供的一份资料上说，西汉初年，现在的西张村一带来了一位自黄河上游云游而来的道人，就在这平坦的土塬上掘地为洞，栖身修行，整日诵读《道德经》，汉文帝甚至还向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请教过治国策略。所以在豫西一带，过去居住在山区丘陵上的人，依托山岭开凿窑洞，平原和山塬上的人们便就地挖穴，四壁掘窑，就形成了现在的天井窑院。

第46节：穴居时代(2)

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庙上村几乎都是清一色地坑式窑院。

时间邻近傍晚，一堆一堆树冠下面的平地上，升起了一道又一道炊烟。烟树迷茫的村子显得那么安静。

顺着炊烟升起的地方走过去，一个巨大的地坑呈现在眼前。地坑里窑洞相连，院中间一株绿冠如盖的大树高高撑起。小鸡在院子里觅食，小孩子趴在窑洞窗口望着头顶雨丝飘洒的天空，女主人坐在门口做着手中的针线活。

沿着从地下通向地面的通道走进一户人家的窑院，年轻媳妇正在偏窑的厨房里做饭，一位白髯齐胸的老人坐在主窑门口，悠闲地抽烟。古朴的炕桌炕柜，摆在地上的瓦缸瓦罐，被经年烟火熏燎得黑黝黝的窑壁，突然让我回到了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古代。

外边冷雨浸人，窑院里却暖意融融。

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这浩荡黄土下面，也许是最踏实不过的了--如果除去清贫和艰辛，这样的一生，应该是最完美的一生。

老人告诉我，他家几代人都住在这座窑院里。在当地，建窑院和儿女婚娶一样，是一件非常隆重的大事。在什么地方开天井，主窑在什么方位，偏窑在什么方位，都要请风水先生根据四周地形地貌，按照八卦和男性窑主人的属相来选定。

洞栖穴居的日子，曾经伴随了人类很多年。特别是秦岭以北的黄土山塬，至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窑洞。但以陕县西张镇为中心的天井式窑院，好像更接近原始时代人们掘地为穴的历史。

1956年三门峡水库开工前，考古工作者在对设计库区范围文物进行挖掘时发现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原始氏族村落遗址，原始人就住在方形半地穴式的房子里。西张村镇距古陕州庙底沟不远，而且这里深厚的黄土又适于开掘窑洞，所以在我看来，以庙上村为代表的天井式窑院，其实就是一直从远古时代沿续至今的古代仰韶人地穴式居住方式

的继续。而且在仰韶村之后，地处关中与中原交替地带的三门峡境内，一直就是华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多少年沧桑岁月中，原始人先住在半地穴式房屋里，后来为了寻求更安逸的生活，就有人掘地为院，凿崖为室，就有了这种历经数千年历史的天井窑院。

那么，这些至今居住在窑院里的人们血脉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仰韶人的血液呢？因为真正的历史，在转化成一种意识的时候，往往早已失去了它原来的汁液。所以要寻找历史的真实情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从物质世界里去发现过去留下来的种种印记和痕迹。

离开庙上村的时候，天色已经转向晦暗。从村头的玉米地一转弯，那袅袅的炊烟和从地坑里升起的绿色树冠，便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几天以后，我从陕西潼关给我供职的《天水日报》上开辟的《沿着秦岭东行》专栏，发去了进入三门峡以来的第一篇新闻稿：

第47节：穴居时代(3)

掘地为院 凿崖为室

陕县天井窑院再现人类穴居孓遗

本报潼关电(记者王若冰)从河南卢氏进入三门峡,获知地处秦岭东部余脉崤山深处的陕县西张村镇乡下，至今还有保存了原始人类穴居洞栖时代遗风的地坑式天井窑院，8月20日记者便冒雨前去考察。

西张村镇位于陕县南部山区，系崤山北延山地。由于海拔较高，潇潇秋雨中，这里已经充满了浸人的凉意。沿途所经村庄路旁，虽然也建起了一排排砖房，但村落深处，随处可以看到平地上突兀升起一枝不见树干的高大树冠来。车上的人介绍说，树冠下面，就是记者要探访的地坑式天井窑院。到了距镇子20多公里的庙上村，这种窑院更加密集。一般窑院，都是在地平线上垂直向下掘出一个深度大约五六米，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地坑，然后依次分主窑、下主窑和两侧偏窑。院内有斜坡型门洞通向地面，并挖有水井和饲养禽畜的茅窑；院心还有用于排渗雨水及生活用水的窑井。几乎所有地坑宅院中都栽有梨、石榴、梧桐等树，既可避荫挡风，又可美化环境。这种地坑式天井窑院，交通、供水、排水、环卫、绿化、居住、饲养设施一应俱全，自成一格，而且冬暖夏凉，颇受当地人钟爱。据西张村镇民俗村负责人李向丁介绍，当地天井窑院在建筑上很有讲究。过去，农民选择窑院宅地，要按照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字来确定院落形状，再根据周围地形地貌来确定方位。窑内有连灶土炕，并有烟囱直通窑顶。地坑院的崖顶还有以砖块砌成的"拦马墙"，既可防止人畜、杂物掉入院内，又可以防止雨水冲涮崖面。

据介绍，这种地坑式天井窑院，是原始社会人类洞居穴栖的孓遗。在当地，还流传说西汉初年，一位鹤发童颜老人从黄河上游来到西张村镇一带，并在此地向下挖洞栖身，整日在窑洞中诵读《道德经》。从此，这种地坑式天井窑院便遗存至今。（3100）

第48节：恐龙天堂

恐龙天堂

还在陕南秦岭山区的时候，我就从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探访》节目东线摄制组报道中得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河南西峡境内发现的恐龙蛋化石群，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恐龙蛋化石群。西峡因此被称为"恐龙之乡"。

恐龙灭绝，已经成为这么多年来最让世界科学界浮想联翩的一大谜团。对于恐龙主宰地球的白垩纪，我们现在也只能借助科幻作家的神奇想象和电脑动画，才能感触它的混乱、神秘和遥远。然而，就在我们为那种生活在热带丛林深处的哺乳类动物的神秘消失扼腕惊叹的时候，1993年，在秦岭东部余脉伏牛山深处的西峡、淅川、镇平和湖北郧西等地，竟发现了规模盛大的恐龙蛋化石群。

当年有报道在介绍西峡恐龙蛋化石被发现的消息时说："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群分布面积达80余平方公里，埋藏数量达数万枚，其分布面积之广、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原始状态保存之完好属世界罕见。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已开始对化石进行研究,日本还提出展出邀请。"

在距今约9000万年以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早期，东秦岭竟然是恐龙乐园！

从内乡到淅川，一天之间穿过西峡和淅川两个县，根本没有时间去看西峡恐龙蛋博物馆。况且，就是到了那里，面对那些在地下沉睡了近亿年的恐龙化石，我又能说什么呢?

恐龙消失的秘密，到现在众说纷纭。就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人说，恐龙的灭绝和它的性功能衰退有关！

如果真是那样，秦岭一带又哪里来那么多恐龙蛋呢?

在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被发现之前，恐龙蛋就已经是那些盗挖、走私者眼中的金蛋蛋了。在十堰的时候，我听说东秦岭一带以西峡为

中心的恐龙蛋化石群，最早是从湖北郧西发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位西峡水果贩子来郧西贩橘子，拉橘子的车子在青龙山附近陷到河里了。水果贩子在河水里往外挖汽车轮胎的时候，竟刨出了一堆圆圆的石头。这位水果贩子大抵也有过贩买恐龙化石的经验吧？竟将满车的橘子送给雇来往外拉车的农民，装了半汽车的圆石头拉回了家。而在好长一段时间，那些用恐龙蛋换来橘子的湖北人竟然还不知道，一颗恐龙蛋当年在香港黑市可以卖到8万元。

白垩纪时代的秦岭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想象。

其实，也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知道，那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化石出现在以河南西峡为中心的西峡、镇平、淅川和湖北郧西秦岭山区，就可以断定，距现在一亿年到9000多万年以前，东秦岭一带的深山密林，就是恐龙的天堂。

尽管全世界科学家都把恐龙描述成一种四肢发达，头脑小而简单的软体动物，我至今还是觉得恐龙的形象，就像古代神话中那些让人可以想象却难以接受的怪物一样，玄乎得让人难以接受。

恐龙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出现。

那时的东秦岭南麓气候湿润，四季温暖。

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巨型哺乳动物在山岭、河谷之间漫步、出没。长相怪异的水生动物在海洋里游弋，千奇百怪的软体动物在丛林里悠闲地生活，早已灭绝的各种飞禽在大地上飞来飞去。现在我们只能依靠那全世界仅有的几具化石来复原它的形状的恐龙，是这个世界当然的统治者。天空中飞翔的翼龙，海洋里游弋的鱼龙，山林沼泽和平原上爬行的巨型恐龙，就像现在的人类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所向披靡。

中国内陆，辽阔如此，为什么单单就在秦岭一线发现了数量如此众多的恐龙蛋化石呢？秦岭一带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是龙的传人华夏

氏族兴起的根据地，那么白垩纪时期东秦岭一带聚集如此众多的恐龙，与后来的华夏部族以龙为图腾之间，到底有没有其它联系呢?

这问题也许有些荒唐。但在与恐龙天堂一水相连的商洛地区，就是商朝发迹之地。而且对于商的来由，《诗经》上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对于这种神秘的玄鸟，有人说它是燕子，还有人说它是猫头鹰。如果我们把恐龙、龙和玄鸟摆放在同一文化意义上来看的话，这种受天命而生的玄鸟，会不会就是恐龙时代之后的始祖鸟呢?

也许是。

也许不是。

世界上好多事情，本来就不是能够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解决的。尤其是在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华龙脉的秦岭，曾经有那么多恐龙长期生活在那里，秦岭南北两侧又是中华远古文明中心，而且你如果站在高处能够俯瞰这条横穿中国腹地的山岭，她的形状，本来就是一条昂首东行的苍龙。那么，在龙的天堂里诞生龙的传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伏牛山的青山秀水穿行的那些日子，我一直在猜想，恐龙纵行华夏大地的那个时代，秦岭的山岭，还是这么高迈吗? （1700）

第49节：智者的激情(1)

智者的激情

在古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两个人，除了孔子，另一个就是老子。孔子通过办私塾，四处游学，传播他的学说，而老子则是一位被推上宗教祖师爷地位的文化人。

走进秦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子的影子。

我生活的天水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佛教文化纷涌而至，小小的地盘之上，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就有三座。就是在佛教如此盛行的地方，到处的山村沟峁，都有供奉着被神话了的太上老君李耳老聃的庙宇，而且香火极旺。到了汉中、安康、商洛和湖北十堰一带，我几乎没有见到一座佛教寺院，而为太上老君、原始天尊修建的道观神庙，却随处可见。

从周至老县城出来，在周城公路高峡谷之间一个叫沙子梁的岔道口等去洋县的汽车的时候，看见不少老妪小孩拿着香蜡，沿着山岭间的一条羊肠小道朝山顶爬去。一问，都是给山上的庙还愿上香的。

"庙里供的什么神？"

我问和我一起等车的老人。

老人看一眼我体恤衫上的字，说："太上老君。就是你们读书人说的老子。"

老人在汉中监狱工作，已经退休了，上车后与我邻座。他说秦岭以南老百姓，都信道教，因为道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宗教。

道教与秦岭之间的关系，绝非如他所说的那样，是老百姓对待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态度上的区别。但一路之上，从南秦岭盛行的民间崇拜、鬼神崇拜和民间生活里所表现出的那种飘逸与幻想，以及对灵魂世界充满期待的印迹里，我总能看到老子的潇洒与道教文化的精神激情。

第50节：智者的激情(2)

老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人们生活得最洒脱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男人，一个个都充满了野心和激情--还处于精神萌芽期的中国社会，能武者在争夺地盘，企图称霸天下；善文者则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后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乘辆破牛车，急匆匆奔走于列国，传播他的仁义礼智信；墨子、孟子、荀子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四处奔走，推销自己的学说。当过周朝图书管理员的楚国人老子，则是其中最标新立异的一位--骑一头青牛，望天高地远的西方而去。

老子骑牛西行，最初的打算，本来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隐居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大地，实在是太烦乱，太嘈杂了。诸侯们忙于战争，文人忙于与推销自己。这种环境让老子觉得厌烦，于是便骑上青牛，走上了寻找心灵净土的西行归隐之路。

然而到了函谷关，老子却被把守关隘的函谷关令尹喜挽留了下来。

我去函谷关的那天，初秋的太阳迷迷茫茫地照在黄河两岸。黄河对面雾气升腾的山岭，已经是山西境内的中条山了。在冷兵器时代曾经决定过许多王朝兴衰的天下雄关函谷关，也弥漫着迷迷蒙蒙的一层潮雾。

就在老子骑牛即将到达函谷关的前几天，函谷关令尹喜登上关楼，举目远望之际，发现函谷关以东的天地之间，突然升起一团紫雾，缥缥缈缈，祥光四射，直冲霄汉。本来就精通易经，善观天象的尹喜，突然感觉到内心澄澈空明，天阔地开，似有神明暗示。这位当年秦国的边防长官突然感到，不日之内，将有圣人经过。

于是，尹喜更衣沐浴，静候老子到来。

老子辞官西行，经函谷关前往秦国，原是想到西域隐居的。

那时候的老子已经垂垂老矣。这位学问高深的智者，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了。就在他骑牛西行之前，孔子曾先后五次向老子请教学问。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在鲁昭公七年四月。

当时，老子还在周王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孔子才十七岁。孔子慕名赶到踞函谷关不远的洛阳向老子求教时，正赶上老子替人主持丧事。出殡途中，突然发生了日食，老子便让将灵柩停在路边，等日食过后才继续出殡。一向提倡仁义之学的孔子对此颇不理解，就问老子，出殡的时候，死者的棺木是不能停留的，虽然遭遇日食，但您把灵柩停下的做法恰当吗？老子当时就向这位成长中的儒学宗师讲起"道"来。老子回答说："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丧者。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为患。"

第51节：智者的激情(3)

老子当时就教导孔子说，人家诸侯朝见天子都要等太阳出来以后才动身，只有发配罪犯和为父母奔丧的人才会披星戴月赶路。所以赶着星星匆匆发丧，是礼仪之大忌。我们今天半道上遇到日食，如果这时还抢时间发丧，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君子受人之托替人办理丧礼，就不能让主人感到不吉祥啊！

从十多岁到五十岁，孔子利用各种机会向老子求教，老子也就向这位谦虚的学生大讲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以及他的圣人之道、修身之道、治国之道。

升起于两千多年前的这两颗光华四射的文化星斗，就这么一老一少，相互照耀着，互相欣赏着，让春秋时期的华夏大地充满了人文光辉。

在后来孔子留下的言论中，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出他对老子这位忘年交的感戴、崇敬之情。在谈到对老子的看法时，孔子对自己的学生说，老子就是那种让自己感觉到神秘莫测，可以腾云驾风，自由驰骋的神龙。被老子所说的那种"道"所吸引的孔子，甚至用"朝闻道，夕死可矣"来表达自己对老子赖以解释世界万物的"道"的迷恋。

徜徉在灵宝境内新修的函谷关关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假如在两千多年前，没有老子和孔子这一老一少，一道一儒两位大师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假如孔子没有从老子那里获得那么多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尤其是那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都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肌肤里的儒家文化，会不会还和现在一样让人咀嚼不够呢？

在和别的旅游景区差不多一样豪华、气派得让人觉得一点都不真实的函谷关转来转去，我只记住了太初宫上面的"道教之源"几个字，和一尊老子骑牛西行的石雕像。

说起函谷关令尹喜，还是我的老乡。他的老家就在西秦岭北坡的天水。

尹西和老子的相遇，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情。他除了为我们后世创造了"紫气东来"这个词语以外，最为要紧的是，尹喜的诚心打动了多年来都述而不著的老子，于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洞穿天地至理的大哲学家，终于在黄河岸边这座千古雄关驻留了下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那部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著作《道德经》。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就在老子在东秦岭支脉的崤山脚下随口说出宇宙万物之间的规律与联系的时候，远在希腊的西方哲学鼻祖亚里斯多德还没有出生。而且老子这种更注重精神意义的宇宙观，与后来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相比，则显得更加大气和自在。

讲解员指着太初宫老子塑像说："这就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

其实，对于当年沿着唯一一条连接洛阳和长安的函谷古道逍遥而来的老子，在秦岭与黄河之间写作那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的情形，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老子当时也肯定不曾想到，他西行寻找归隐途中在函谷关短暂的逗留，竟就这么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留下了一轮永恒的太阳。

第52节：智者的激情(4)

对于《道德经》里深奥的哲学旨意，我知之不多，将老子由一个睿智深邃的哲学家推到一个宗教领袖地位，也是后来的事情。但从战国时期老子学说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庄子所描述的"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那种境界里，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完成《道德经》写作的时候，老子已经完成了他对世界万物的精神性超越。这种超越，让老子精神、灵魂和肉体同时获得了一个广大无边，神力无边，自由无羁的空间。就在一种激情与智慧的引导下，一盏苍黄的青灯伴随着这位伟大的圣人，在风雨晦暗的黄河岸边，为华夏大地留下了一道犀利的精神光芒。

两千多年以后，老子和孔子同时被列为对世界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百名世界名人之首。黑格尔在他的哲学著作里，曾经多次引用《道德经》里的观点，解释他对世界的看法。到了汉代以后，《道德经》被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本土宗教的经典，成了拯救千千万万灵魂的圣经；老子这位有名有姓的哲学宗师，被冠以太上老君的名号，至今都被那些寻求苦难灵魂避难所的老百姓膜拜着、供奉着。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千万不敢忽略的，那就是假如没有老子的函谷关之行，假如没有尹喜的挽留，老子还会不会把他那早已烂熟于心的《道德经》留给后人？假如没有了这部《道德经》，那么因此留给人类精神史上的空白和缺憾，又将由谁来弥补呢？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离开函谷关的时候，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道德经》里开首这句话。

我知道，我沿着秦岭北坡西行的路线，大致就走在当年老子在函谷关完成他那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作之后，继续西行的范围之内。

在华山之后，就是楼观台。

那里，还有老子为他的追随者讲解《道德经》的遗迹。

那么下来一路上，那些大道无言的山川万物，又将告诉我什么？（3200）

第53节：平民宗教

平民宗教

汉代以前的中原地区，本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宗教。最早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宗教，就在秦岭地区，而且就是至今弥漫在整个秦岭的道教。

从老子在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再到他在楼观台设坛讲经，一直到东汉以前，老子的思想还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真正使老子的道学思想走向宗教祭坛的，是三国时期流行于汉中的民间宗教"五斗米教"。

在汉中一带查阅县志，到处都可以见到张鲁和"五斗米教"的痕迹。

那天和陪我一起去褒河上游寻找古栈道遗迹的汉中画家魏玉新闲聊，我问他为什么在汉中看不见佛教寺院，却到处是道教道观时，他告诉我，道教起源于"五斗米教"。"五斗米教"最盛行的时候，就是张天师张道陵孙子张鲁称王汉中的时代。所以在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地区，从古至今，人们就信道教。

张鲁的出现，老子走上了神坛。

张鲁就是帮助刘邦打下天下的汉留侯张良的第十世孙。

在三国时期魏蜀将领里，张鲁算不上成功的英雄，却是一位出色的宗教领袖。

东汉末年的汉中一带处在乱世当中。公元200年，张鲁杀死张修，成为割据汉中的一方霸主，并开始利用"五斗米教"，实施他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的宏图理想。作为以老子《道德经》、庄子《华南经》和其祖父张道陵所著《老子想尔注》为宗教经义读本的"五斗米教"，这时已经从黄老思想、佛教和儒学中获得了足够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的教规、教义和宗教仪式。

张鲁应该是从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的黄巾军起义中获得了某种启示，再加上当年祖父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五斗米教"对他的耳濡目染，张鲁对"五斗米教"的长处和短处，肯定了如指掌。所以除了向入教的教徒收取五斗米以外，他还在交通路口"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

张鲁的这种做派，全然就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一次实验！而且还给老子的学说里赋予了一种可控制人们灵魂的东西--鬼神。

人的灵魂，也许只有另一种灵魂才可以统治。所以道教在张鲁的"五斗米教"时期，第一次成功地走向了主宰人的精神世界的位置。据我所见到的资料介绍，张鲁称霸汉中的三十多年间只信鬼神，不设官员。入教的一般教徒都称鬼卒，部门首领都称祭酒，不分尊卑，无论贵贱。他还废除严刑酷法，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先教育，然后行刑。有小过的人，先自己反省，服罪后罚其修路百步即可获释。犯了大罪的人，也要先给他三次改正的机会，然后行刑。而且还规定，春夏之际不能杀人，处决犯人，要放在秋冬之际天气转凉的时候。

四五百年以前，老子在《道德经》里所梦想的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竟在秦岭以南的汉中被张鲁付诸实现了。而这种社会，也正是已经被经年战乱折磨的痛苦不堪的平民百姓所梦想的生活。

我在汉中、西乡等地的地方志书上多次看到，在张鲁用"五斗米教"治理汉中的那个时期，汉中一带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张鲁政教合一的政权，使"民夷便乐之"、"竞共事之"。

可以想象，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即将形成的前夜，秦岭以北的中原地区，汉江以南的巴蜀和汉江东首的东吴大地，到处都是战乱和灾荒，而偏偏就在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一种让平民百姓神往的生活正在开始。

在平坦的汉江谷地，在林深山高的秦岭巴山脚下，碧绿的稻田五谷成熟，临河的吊脚楼上炊烟袅袅。过往的行人可以在义舍里随意享用早已经备好的义米、义肉；逃荒而来的流民也无需繁杂的礼仪，可以和当地人一样加入这种信奉鬼神，崇拜师君张鲁的"五斗米教"。

人们就这样，在一种新鲜而令他们感动的宗教仪式中，一天又一天平静而自在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这种如梦似幻的生活，一直沿续到曹操攻破阳平关，张鲁被俘，才宣告结束。

张鲁被曹操封为镇南王之后，秦岭巴山之间这种在黄老哲学指导下建立的政教合一--这种中世纪时期才在欧洲开始的政治体制，也永远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在汉中这块文雅柔丽的山水之间穿行的那些日子，我试图寻找到道教初创时的遗迹，然而汉江浩荡，秦岭巍巍，在盛夏稻谷碧翠的汉江岸边，除了勉县温家镇灌子岭还有一座张鲁之女张琦瑛的墓葬外，走马岭上的张鲁城，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根据我的理解，现在的张鲁女墓，应该是人们按照古代烈女的形制，保存下了她的墓葬的。

建安十八年，马超投奔张鲁。张鲁大概是出于建立政治联姻的缘故吧，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给了马超。可是好景不长，不知是什么传言，搅乱了张琦瑛和马超的婚事。于是这位刚烈女子竟终身未嫁，帮助她的父亲传播"五斗米教"。那座墓葬，就是她死后尊抬她的老百姓给建的。

张鲁创建"五斗米教"的时候，也许早已意识到，在中国，实在是太缺少一种能够成为贫民百姓精神归宿的宗教了。所以他那平等、友善、宽容的宗教教义，也就成了让当时的老百姓趋之若鹜的精神上帝。

事情的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禅封的皇家佛教寺院不计其数，但特别受统治者恩宠的道观，好像并不多见。我一

直在思考，这是不是和道教初创时期，张鲁政教合一的体制曾经给曹操政权带来的威胁，以及道教一开始就是一种贫民的宗教有关呢?

从凤县到汉中，新修的高速公路要翻过一座又一座莽莽山岭。与留坝镇相邻的南星镇，是陈仓古道的起点。去那里的山林里寻访古道遗迹的时候，在一座山岭上，我看见了一块猩红的石碑，上面写着"祭酒梁"。

祭酒梁，应该就是这座山岭的名字了。

那么，这个祭酒梁，与张鲁当年行政官制里的"祭酒"有没有关系呢?

一路上，我问了好些人，都没有答案。（2100）